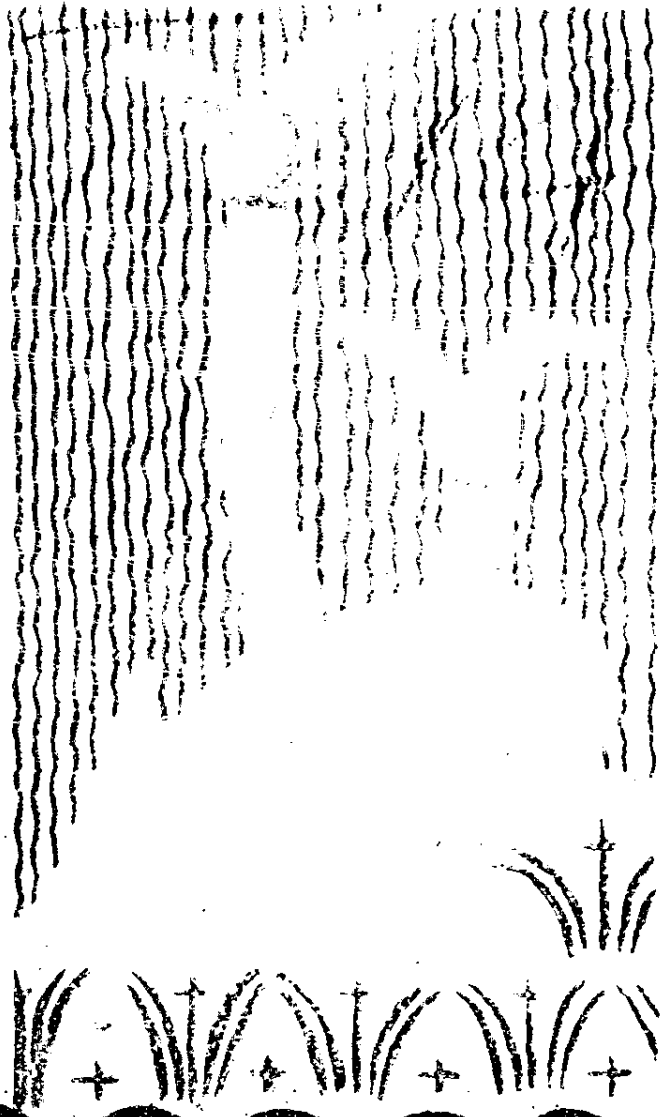


#A 7

13214

瑪爾伐

高尔基著 孫昆泉訳



錢 牧 風 畫 封 面

瑪 爾 伐

俄國高爾基著

孫昆泉譯



上海四馬路

光華書局

1929

瑪 爾 伐

海笑着。

牠在輕暖的風的呼吸下顫動，牠的表面遮上了一層黯淡的波紋，閃閃地映射日光；可是，用牠的萬點銀唇牠向天還笑。那連接海與天的廣漠的空間似乎充滿了喜悅的波聲，一層層地，捲上多沙的海腳的平岸。這種聲浪和着日光的閃耀，因水而添了千倍的波折，和諧地融成一片充滿着生動的歡樂的不息的激動。天空歡悅地灑着光明；海水歡悅

365483

地反射着太陽的輝煌。

風愛撫着那被熱烈的陽光溫暖了的，光滑而雄偉的海面；牠使蒸發氣中的鹽味充滿了火熱的空氣。那舐着黃沙的，淺綠色的波濤，盪出牠們頂上的白沫，那白沫發出嘶嘶的柔聲，又消散着，又潤濕着海岸。……

那狹長的岬角像一座巨塔倒在水中。牠的尖端是種在海水無邊的荒涼中，在向着太陽含笑；但牠的後部似乎迷失在遠方，那兒有一片暖霧遮住了大地。從那邊海風吹來一股濃厚的氣味，不可解的而且難受的，在空曠純潔的海心，在明淨蔚藍的天空下。

一根根の木柱插在似乎多少有魚鱗蓋着的沙灘中。在那些柱上曬着些魚網，投射着許多悅目的影兒，像蛛網般輕麗。幾隻大船和一隻較小的橫排在海濱，海浪向牠們跑去時似乎在向牠們招呼。

划槳，繩束，琵琶桶，都凌亂地散放着；牠們的中間聳峙着一間用柳條，用樹皮，用蘆草造成的小

屋。在那小屋的門口，樹幹的枝節上，掛着兩隻皮靴，靴底向着天；而在這種慣例的凌亂上，一片紅布在一根高高的桅竿頂頭飄蕩着。

華西利·來高斯泰夫正在船蔭裏躺着；他的職務是爲那漁商葛雷本乞可克看管產業，那漁商的漁場就設在這岬上。他腹部貼着地平躺着，把頭托在手裏，正定着眼睛望着海，更遠望着幾乎看不見了的海岸線。水上遠遠的有個黑點在一高一底地跳動，華西利滿足地望着牠漸漸的大起來，又漸漸的移近。

半合着他的雙眼，避去波上強烈的閃光；他的臉上射出歡樂的光彩：那是瑪爾伐來了。她會那樣地歡笑而來使她的心胸在誘惑的跳動中起落；她會把柔膩而堅實的雙臂抱住他，會吻他，並且用她會使海鷗驚散的清朗的聲音報告他以隔岸的消息。他們會同做些絕美的魚湯，同飲伏特加，當他們在一塊兒閒談與到處遊玩的時候；到薄暮時他們便一同製用沸煮的茶與小麵捲，然後上牀去睡覺。

每個禮拜日與每個節日他們就是這樣消磨的。破曉時也會帶着宿睡未醒的她在清新的早晨的空氣中渡海歸去。瑪爾伐會睡眼惺忪地坐在舵旁，他却一邊划一邊對她望。那些時候她是多麼奇異——奇異而且可愛，像一隻吃過了一餐好飯的溫柔的小貓。有時她會滾到船底上，而且就會睡在那裏，像一個球似的向他滾去。她時常是這樣的。

今天是，就是海鷗也似乎熱得疲倦了。牠們一排排地立在沙上；牠們的嘴都開着，牠們的翼都垂着；不然牠們就懶懶地趁着波濤，不發出牠們慣常的鳴聲，不顯出牠們平時猛烈的精神。

由華西利看來瑪爾伐不是獨自在船裏的。難道瑞婁耶又和她同來了？華西利不自在地在沙上移動着，然後坐起來用手遮了眼；他臉上露出了焦急的神氣，似乎在竭力地探望着來的究竟是什麼人。……瑪爾伐正把着舵，用力而拙劣地打着槳的不見得是瑞婁耶吧。倘若正是瑞婁耶，瑪爾伐就不用得把着舵了。

“喂！”華西利不耐煩地高呼。

海鷗着了驚，都留神起來。

“喂！喂！”船上瑪爾伐清楚的聲音回答着：

“你同誰在一起呀？”

他得到的回答只是一陣笑聲。

他煩惱似的向旁邊一唾。

他滿懷着好奇心。當他在捲着一枝煙的時候，他留心察看那迅疾地近來的划船的人的頸與背。槳兒打着水的響聲在空中迴盪，沙土在那竭力抑制着好奇心的看管人的赤着的脚下踐擦着。

“誰和你在一起？”他又大聲叫起來，當他能辨認出他慣看的，瑪爾伐豐美的臉上的微笑時。

“不要發急！……你就會親自認識他的！”她在笑着答話。

划船的人回過頭來，也在發笑，向着華西利精密地看。那看管人蹙着眉，他似乎覺得以前曾看見過那個少年。

“划得伏些！”瑪爾伐吩咐着。

因為動力是那樣大，那隻船給一個浪頭橫打到岸上來，等那浪頭髮着笑聲捲回海中時，船身又正了。划船的人跳上了岸，——一直向華西利走去。——

“日間好呀，父親！”

“耶訶夫！”華西利高叫起來，驚異勝過了喜悅。

他們彼此在嘴上頰上吻了三次；吻後華西利的驚異成了喜悅與擾亂的混合。

“我想一定的……總有什麼事……我的心這樣地告訴我……哦！原來是你……你怎會想到來？……我呢，我不斷地向自己說，是瑞婁耶嗎？……不是，我可以明明白白地看出不是瑞婁耶！……現在我才知道是你！”

華西利一隻手撚着鬚，另一隻手在空中演手勢。他很想向着瑪爾伐看，但是他兒子的一雙光亮的眼睛看定了他，使他覺着左右為難。他的驕傲，有這樣一個壯健而又秀麗的兒子，正和他在妻子身

旁感到的不安交戰着。他在耶訶夫前面不停地亂走，一邊走一邊插入了許多不等到回答就連接着發出的問題。什麼事都混到了他的頭腦裏，他的不安達到了最高點，當他聽見瑪爾伐用調侃的聲調說的時候。

“不要那樣地跳來跳去的……高興！帶他到屋裏去吃飯吧。”

他對她望去：一種稔熟的，調侃的微笑逗在她的唇邊，她全身依然豐滿，柔順而且活潑，同時對於他又覺得新奇。瑪爾伐正將她一雙綠玉色的眼睛向他們父子兩人望着，細小潔白的牙齒在嚼着胡荽子。耶訶夫也在微笑。在華西利很難受的那幾分鐘裏，三人都沈默着。

“我立刻就回來！”華西利突然地叫着，向小屋走去。“不要在那邊太陽裏吧。我去拿點水來。……我們來做一點湯。我要做些魚湯給你嘗呢，耶訶夫！你們兩個彼此照顧着，我一會兒就來。……”

他拾起屋邊地上的一隻瓦鍋，轉身走到網後，

灰色的網的褶襠將他完全遮去了。

瑪爾伐和那少年跟在他後面。

“啊，我的美麗的少年，我已經將你帶給你父親了！”瑪爾伐說，看着耶訶夫的強壯的身體。

他將長滿着柔美的鬍鬚的臉俯向她，閃爍着眼睛說——

“是啊，我們都在這裏了！……在這裏多好。……多麼遼闊的海面！”

“是的，海是廣闊。……那個老人呢？他可改變了嗎？”

“不……不。……我起初以為他一定白了些，他却還沒有什麼灰白的頭髮。……並且他是那樣地……強壯！”

“你們彼此已有多少時節不曾見面了？”

“五年了吧。……他離村時，我正快到十七歲。”

他們走進屋中，那兒魚的熱氣與香氣悶得人透不過氣來。他們坐下來——耶訶夫坐在一段大木頭上，瑪爾伐坐在一堆袋上。一隻桶放在他們中

關，鋸去了一半，牠底下的一半華西利用來當一張桌子。他們坐定後，彼此對望着半响不開口。

“似乎你想在此地找事做？”瑪爾伐問。

“啊……我也不大明白，……要是我找到一件事……我總願意做。”

“你不久便會找到一件工作的！”瑪爾伐確切地說着，儘用她好奇的斜睨的綠玉色的眼睛望着他。

他並不在望她；却用襯衫袖子在拭去他滿面的汗。

突然她放聲笑了起來。

“你的母親大概教你帶給你的父親各種消息與敬禮吧？”

耶訶夫露着不耐煩的神氣回答——

“她當然是這樣！還有什麼呢？……”

“沒有什麼了！”她依舊含笑着，回答。

她的調侃的嬉笑使耶訶夫很不高興。他離開了她，開始思索他母親的一番話。

當她陪他走盡了村子時，她倚定在一扇門上，說得很快，閃着她乾枯的眼睛。

“告訴他，耶訶夫啊，呼着上帝的名字告訴他：‘父親啊，我的母親孤另另的在那邊！她一天天在衰老。……五個年頭過去了，她依舊是孤單寂寞！’告訴他，我的小耶訶夫，體念上帝的愛而告訴他！‘我的母親不久將變成個老婦了，孤獨，沒一刻不孤獨，沒一刻不操作着。’呼着上帝的名字，告訴他這樣。”將她的臉蒙在帷裙裏，她沈默地飲泣起來。

耶訶夫那時不會可憐他，但是現在他可憐她了。……他神色嚴厲地向瑪爾伐一看，似乎預備用粗魯的責備的聲氣和她談話。

“喂，我來了！”華西利大聲喊着，一手提着條跳動的魚一手握着一把刀走了出來。

他已經戰勝了他的煩惱，已將煩惱深深地藏起了。他現在已能平靜地謙和地接待賓客，雖則他的行動不免有點突兀。“我去生一個火……好了就

回來。……我們停一會再談罷。噢，耶訶夫！你長成個多漂亮的少年了！”說着他又不見了。

瑪爾伐繼續細嚼那些顆粒。她用親暱的態度注視着耶訶夫；他呢，雖則很想同她的目光接觸，却竭力避免着；他自己打量——

“此地的生活一定很安適的；一個人想吃什麼就可吃什麼。她是多麼豐肥啊，我的父親也是這樣！”沈默使他感到不安，於是他高聲說——“我的袋忘記在船裏。……我要去拿牠來，”

耶訶夫緩緩地起身跑出去了。華西利走了出來；他俯向瑪爾伐急促地怒聲說——

“你爲什麼要和他同來？……教我怎樣對他說起你呢？……你和我是什麼名分呢？”

“我已經來了，更沒第二句話說！”瑪爾伐回答。

“你這個蠢物！你可覺得慚愧？……教我現在怎樣呢？可教我直捷地告訴他。……但是我家裏還有個妻子。……他的母親。……你該明白的吧！”

“那干我什麼事？你以為我怕他麼？還是怕你？”
她問，侮慢地緊閉了雙眼。“你纔看見他時又是怎樣的！……看你真好玩哪！”

“你以為好玩嗎，你？……但是教你可怎樣好？”

“你早就應該打算好的。”

“但是沒有一個字來預先關照我，我能想得到海水會將他送到這裏來的嗎？”

在沙灘上可以聽見耶訶夫的脚步聲，他們不能不打斷話頭。耶訶夫帶了一隻袋回來，順手丟在一邊，含怒地注視那女人。她依舊在咀嚼那些胡婆子。華西利坐在那段木頭上，擦着膝蓋強笑着說——

“好啲，你在這裏了！什麼東西使你想着到這裏來的？”

“我想來便來了。……我們曾有信寫給你的。……”

“幾時？我沒有收到一封信過。”

“當真嗎？……可是，我們確曾寫信給你的！”

“那封信準是遺失了，”華西利懊恨地說。“該死！……失去的總是重要信件。……”

“那樣說來我們的事你一些也不知道嗎？”耶訶夫不信地問。

“我怎會知道呢？我一封信也沒有收到。”

於是耶訶夫講着他們的馬怎樣地死了，他們怎樣地未到二月初就把米吃完了，他自己怎樣地再也謀不到生計。乾草不剩了，那頭母牛差不多已經要餓死了。他們支持到四月間，於是他們決定耕種後耶訶夫須得出去尋見父親，而且以後的三個月中，須得在外面找點事做。他們信上寫的就是這些事。於是他們賣去了三隻羊，買了些麥粉和乾芻，以後耶訶夫就動身了。

“嘿，我決不！”華西利高聲說。“何至於到這種地步？……我不是沒有錢給你們！”

“真太少了，你的錢！我們要修葺房屋；還要辦妹子的婚事。……我買了一把鋤頭。……你想，五年

是個很長的時間哩。”

“哼！……所以錢用不夠嗎？好長的歷史！……我做的湯也快煎乾了！”

他立起身走了。華西利俯身到火邊去，那上面掛着水罐，他回想着，當他將浮渣潑到火焰中去的時候。

在他兒子所講的歷史中沒有什麼事使他特別受感觸，但是他覺得惱恨着他的妻，和耶訶夫。這五年中他曾寄給他們怎樣多的錢！他們却不好好地使用。要是瑪爾伐不在那兒，他就會嚴正地對着他兒子說了。耶訶夫不等他父親的允許就離開那個村子可算得很有識見；可是說到他的那塊地，却還可以耕種呢。這塊地，華西利在生活安適，愉快時是不放在心上的，現在忽地記起來了；這在他看來好像是個深淵，他一向只在把錢望裏面丟，好像是無用而且教人受累的一件東西。他拿匙子在湯裏攪着時，他歎着氣。

在日光中，小而黃的火焰顯得憔悴而慘傷！

縷縷透明的青煙從爐中向海面飄展着，好像要去和波濤會合。華西利眼光隨着牠們，想着他的兒子，想着瑪爾伐；他自念今後的生活恐不會似往時般快樂自在了。耶訶夫顯然已猜到了瑪爾伐和他的關係。

她在小屋中，用她大胆的，刺激的眼睛挑動那少年。

“你也許剩下你的愛人在村裏吧，”她忽地說。

“我也許！”他勉強地回答。

她心裏在罵着瑪爾伐。

“她美麗嗎？”她不經意地問。

耶訶夫不回答。

“爲什這你不回答呢？……她比我更美嗎？”

他出於無奈地向着她看。她雙頰是暈紅而曬黑了的，她嘴唇是豐滿而誘惑的，現在牠們藏着一種作弄人的微笑，牠們似乎在顫動。她穿一件粉紅鈕扣的小外衣，顯出她渾圓的雙肩的輪廓，她飽滿的柔軀的素胸。可是他不喜歡她那雙綠玉色的，狡

黠的，調侃人的眼睛。

“爲什麼你說起那種話來呢？”

他不由自主地歎息起來，用辯論的口氣說；要是他能夠，他早就要用嚴厲的聲氣來和她講話了。

“我該怎樣同你談呢？”她問，笑着。

“現在你在笑……笑什麼？”

“我在笑你。……”

“我幹了什麼事了？”他含怒地問。

他又低下了眼，避去她的眼光。

她不會回答。

她和他父親的關係耶訶夫早就猜透了十二分，因此他有些話倒不能任意地說了。他一點也不驚奇；他曾聽人說過，人們離村到遠地去工作時就會失去了他愛好體面的習慣；并且要一個像他父親那樣壯健的男子很長久地和女人隔絕也是很難的。不過無論如何他總覺得她和他父親兩方面都不正當。於是他又想起了母親，困惱而怨恨着，正在

那兒不得休息，不得幫助地工作。

“湯已做好了！”華西利站在小屋的門口喊道。

“拿匙來給我們，瑪爾伐。”

耶訶夫看着他父親想道——

“誰也能知道她是常到這裏來的，因為各樣東西放在什麼地方，她都知道。”

當她尋得了匙，她說她要拿牠們到海邊去洗一洗，而且在船裏他還有些伏特加。

父子兩個看着她走去，而且，他們看見只有他們兩個人在那裏時，就不做聲了。

“你在那兒遇見她？”華西利終於開口問。

“我在事務所問你的地址；她正在那兒。於是她向我說——‘爲什麼要在沙上走去呢！讓我們趁船去罷；我也是去找他的。’於是我們就出發了。”

“哦？……唉，我常對自己說，‘我不曉得他現在怎樣了，我的耶訶夫！’”

那兒子柔和地笑着。這又使華西利恢復了他的勇氣。

“而……你好嗎？”

“哦！很好……”耶訶夫說着，把眼睛閉起來。

“我怎會不好呢？”華西利高聲說，搖動着雙臂。

“我康健到如今。……可是我不能再那樣地下去了。這是習慣……你曉得我是結過婚的人！……她給我縫補衣服以及旁的事。……并且，誰也逃不了女人或是死！”

這句簡單的格言好像就結束了他的解釋。

“這與我有什麼相干？”耶訶夫說。“這是你的事，我又不是你的裁判官。”

但他心裏在想——“我正想看見她替他補褲子呢！”

“我現年四十五歲；那不能算老。……她只化用我極少的錢；她又會怎樣？……她並不是我的妻子！……”華西利接着說。

“自然不是！”耶訶夫承認着。

可是他想道——“我好打賭她一定使他的錢都從她的手頭溜去！”

瑪爾伐拿着一瓶伏特加一串小麵捲回來了；他們坐下來吃飯。他們一言不發地吃着，嘈雜地吮吸着魚骨頭，將牠們吐在門邊的沙地上。耶訶夫吃着他自己的一份，這似乎使瑪爾伐高興。她溫柔地看着他的大的曬黑了的雙顎在嚼着，他的雙頰在張着，他的厚而濕的嘴唇在動着。華西利並不飢餓；他裝作只顧在吃飯的樣子，那樣可以安閒地觀察耶訶夫和瑪爾伐，並且籌思對待他們的方法。

愉快而撫愛的波浪的音樂伴着兇惡的，勝利的海鷗的高呼。熱氣似乎在減退，彷彿時時有一陣清風挾着海水的純潔的氣息飄到小屋中來。

吃過了極美味的魚湯，喝過了幾杯伏特加，耶訶夫便瞌睡起來。他先是蠢笑着，打着呵欠，那樣地呆看着瑪爾伐，使華西利想着不如向他說——

“睡下罷，耶訶夫，到了晚餐的時候……我們會喚醒你的。”

“好，”耶訶夫說着在幾片粗氈上躺了下去。“你們兩人呢……預備到那裏去？……嘻！嘻！”

華西利很惱惡這種狂笑，便忽忽地走出了。瑪爾伐緊閉了嘴唇，蹙着眉頭，回答耶訶夫——

“我們要到那裏去可不是你的事！這與你有什麼相干？我勸你不要管別人的閒事。你聽得了麼，我的孩子？”

她說着走了。

“哦，很好！”耶訶夫叫着。“稍等一等！哈！哈！哈！我教你看。……好！……你真是個上品的少婦！”

他鬧了幾分鐘，後來便臉上帶着醉酒的，滿足的微笑入睡了。

華西利在沙中敲入了三根木柱，將柱頂結在一起；上面蓋上了一條蓆，草草地搭成了一所棚帳，他就躺在裏面，將手放在頭的後面，仰望着天空。當瑪爾伐來到他旁邊的沙上躺下的時候，他將充滿着憤怒的臉轉向她去。

“喂，老人，”她笑着說，“你見了你的兒子不更快活些嗎？”

“他譏笑我……爲的是什麼？爲了你……爲的

就是你，”華西利黯然回答。

“爲了我，真的？……”

她不懷好意地裝做驚奇。

“嚇……當然！”

“哦！你怎樣地使我難過！……我直到現在畢竟算些什麼？我一定不回來，我想。……啊，不願再來了。……”

“你去就是，你這淫婦！……你這下賤的東西！……他譏笑我，現在你也來照樣做……你們兩個還算是最親近我的人。到底有什麼可笑，你說給我聽？你們正是一對魔鬼！”

他住了口走開了。她還坐著，抱著膝，全身輕柔地前後搖著，用她閃耀的，綠玉色的眼睛注視着愉快的海，作著一種婦女們覺到了她們美的權力時所耽溺着的勝利的微笑。

一隻航船在海面行過，看去像一隻雙翼灰白的大鳥。牠離岸很遠，並且越行越遠，直行向海天融成一碧的那個去處，將每樣東西都帶入了牠迷人

的寧靜的神秘中。

“你爲什麼不作聲？”華西利說。

“我正在想，”瑪爾伐回答。

“想什麼？”

“不一定想着什麼。”

她抬起雙眉，洗靜了一會接着說——

“你那個兒子真是個美少年！”

“那干你什麼事？”華西利叫道，聲音中帶着嫉妬。

“我實在連自己也不知道……”

“你且當心着！”（他不信地瞟了她一眼。）“不要再胡鬧。快要耐不住了；還是不要再惹着我好！”

他擦着牙齒，緊握着拳頭，接着說——

“今天你自從到了此地，你一直開玩笑。……我不很明白這是什麼意思，但是當心着，要是你給我曉得了，你怕沒有什麼好處！是啲，你儘可以繼續做出你這些臉嘴來………你以爲我大概不會注意到的。…… 我也有對付你這種人的方法……要是

你再如此。……”

“不要來困惱而且威嚇我，華西利！”她不經意地說，也不向着他看。

“可以！你可不許再開玩笑！”

“不要想威嚇我！”

“你要是再胡鬧起來，我會使你跳舞！”

華西利的怒氣每分鐘在增加着。

“你要打我嗎？”

她走向他去，詫異地注視他發怒的臉。

“誰會當你是伯爵夫人哩！…… 不錯，我正要打你。”

“我可不是你的妻子！”瑪爾伐用安閒，教訓的口氣說；而且不等到回答，她又繼續着——“你常無緣無故的打你的妻子，現在你以為可以將同樣的手段來對付我。你想錯了！我是自由的。我只屬於我自己，我不怕任何人。但是你，你却怕你的兒子；現在你倒要想強過他！你，你敢來威嚇我？”

她輕蔑地抬起頭來，不做聲了。她的侮蔑而冷

淡的一番話將華西利的怒氣消滅淨盡。他從未看見過她比今朝更美麗，因此在詫異着。

“現在她騎在她的高馬上出發了！”華西利贊美地喊道。

“我還有些事要和你談談。你在瑞婁耶面前誇口說我少不了你猶如少不了麵包一樣；說我沒有你就不能生活下去！那正是你的誤解。……究竟，我掛在心上的怕不是你，我不是爲了你才到這裏來的。試想，這究竟是因爲我愛這個海濱嗎？”……（她展開雙臂作擁抱的姿勢。）“恐怕我還是爲了愛靜寂；此地，只有天和海，沒有卑劣的人類。至於你的在這裏却非所計。你不過是我到這裏來應該償付的代價而已。……要是在這裏的是瑞婁耶，那麼我來看的就是瑞婁耶；要是你的兒子，我也是要來。……要是這裏沒有人那自然是最好的了。……你們這些人我全都憎嫌！……但是我若想到伴侶時，我自己知道像我那樣美麗，我隨時可以揀個男子……比你們強得多的。”

“我們看你，”華西利兇惡地怪叫起來；將她的咽喉扼住。“已經做到了吧，可是！”

他搖她，她並不掙扎，雖然她的漲紅的臉和凝血的眼睛顯出她正窒息着。但是她將她的兩隻手放在扼着她喉管的那隻手上。

“原來你是存着這樣的心！”（華西利的聲音怒極而嘶啞了。）“平日你却不會說一句；你吻着我；你撫愛着我。……我要給你一個教訓！”

他將她推倒在地下，帶着滿足的感覺在她的頸上和肩上痛擊；一下，兩下，用着他沉重有力的拳頭。每一下打在溫暖的，屈服的肉上時，他覺得有種快感。

“記着！……毒蛇！……”他用勝利的態度說着將她推開了。

沒有說出一句怨恨話，靜默而且安閒，她望後倒了去，紅着臉，披着髮，但是依然美麗。她的綠玉色的眼睛在牠們的眼瞼下對他望着，似乎燃燒着怨恨的冷焰；可是因激動而心跳着的，出了口氣而

快意着的他並不注意到這付目光；而當他滿帶着勝利所生的藐視向她俯身下去時，她正在溫柔地微笑。

初時她的嘴唇在微微顫動，後來她的眼睛發着光，梨渦在她的雙頰上顯出，她開始笑了。華西利驚異地看着她，當她在高聲而快樂地笑着的時候，好像她剛纔不曾被毆打似的。

“現在笑什麼，你這小女鬼？”他不耐煩地叫着，粗暴地在她袖子上一推。

“華西亞，打我的可是你？”她很聲問。

“不錯，正是我；不是我是誰呢？”

他凝視着她，可是不能懂得她的性情。他再將她打一頓嗎？但是他的怒氣已盡；他不想再動手了。

“這是因為你愛我嗎？”她柔聲地問。

華西利聽了她低低的語聲，覺得全身都熱起來。

“現在已夠了！……該死的！”他使性地回答。

“你可滿足了嗎！”

“華西亞！我啊，曾想過你不會再愛我了的。我曾向自己說，‘現在他的兒子來了。爲了他的緣故他快要我走了。’”

接着她發出一種奇特的，誇大的笑聲。

“蠢物！”華西利說，不自主地微笑。

他覺得是他自己不是，他憐憫着她；但是想起了她剛纔引動他氣惱的許多話，他就厲聲地回答——

“我的兒子與這事全沒關係。……我打你這是因爲你該打，你爲什麼定要挑撥我？”

“我故意這樣的要教你着惱。”

用着挑動的戲謔，她推向他肩上去擦。他急切地向小屋一望。於是吻了這年輕的姑娘。

“真的來惹惱我！……好念頭……現在你知道你所得的結果了。”

“這不算什麼，”瑪爾伐半合了她的眼睛說着；
“我並不氣惱：你打我因爲你是愛我。……我不會

忘記了的！”

她定着眼睛望着他，身軀微微顫動，放低了聲音，重說道——

“不，我就在匆忙中也不會忘記了的。”

華西利覺得這些話很合他的意；牠們似乎使他發生快感，因為他微笑着，用一種拙劣的，自滿的語氣說——

“你是什麼意思？告訴我。”

“你自會懂得的！”瑪爾伐安靜地回答，但她的嘴唇顫動着。

“啊！我的小寶貝！”華西利叫着，雙臂將她緊緊地擁抱。

“哦，你可知道，自從打了你，我加倍的愛你了；你真是我的愛。……你好像更是我的了。……”

海鷗繞着他們飛翔。海裏吹來的風將波面的水沫濺上他們的脚，不息的漣漪似乎表現着平和。

“啊！人生！人生！……”（華西利夢一般的愛撫着那個姑娘，她倒在他的臂間。）“這永遠是世間的

情形：禁絕的往往是有趣的。……恐怕你未必知道；但是我有時想起人生，我就恐懼起來。尤其是在夜間，當我睡不着的時候。在我前面的是海，在我上面的是天，在我周遭的是可怕的黑暗！而只有我獨自在着。於是我身體似乎漸漸的變小了，如此地小了，那地面似乎在我下邊搖動，似乎世界上除了我更沒有人！要是那些時候有你在着……至少我們是兩個人在着一起。”

瑪爾伐，閉着雙眼，橫在華西利的膝上；她依舊不做聲。那鄉人粗闊的，受着風日吹曬黑了的臉向他俯下，他的鬚輕觸着她的頸項。那姑娘一動也不動，只有她的胸部在起落。華西利的眼光眺望着海面，而且時時觀看那橫在身上的瑪爾伐的胸部。他繼續着告訴她他是何等寂寞，一個人住在這裏，他睡不着的幾夜是何等苦痛，充滿了人生黑暗的意思。於是他慢慢地親着她的嘴，發出一種當他喝着溫暖而濃厚的湯時會發了出來的嘈雜的聲音。他們在那裏大約有三小時之久，當落日開始沈入海

中時，華西利悶奄奄地說——

“我須得去燒水沖茶了……我們的客人快要睡醒了。”

瑪爾伐像一隻倦了的小貓一樣的懶懶地走開，華西利悶悶地立起身來向着小屋走去。那個姑娘的眼睛從她半合着的眼瞼中看着他走去，她歎着氣，好像那些過久地負着重擔的人歎氣一樣。一小時過去了；那三人都圍着火坐着，同在喝茶閒談。

落日濃厚的色彩已渲染着海水，而且經過霧光線魔術的點觸之後，綠波已換上了紫色的，嬌柔的玫瑰紅的袍子。

華西利一邊喝着白磁盃中的茶，一邊詢問他兒子故鄉的情形，並且交換着各種回想。瑪爾伐，沒有加入談話，傾聽着他們緩緩地發出來的問答。

“那些村人照常能維持生計嗎？”

“是的，他們還能設法過活，”耶訶夫回答。

“我們並不希望怎樣，我們這些村人。只要有

一所房子，有够吃的麵包，逢到節日有杯伏特加喝。……是啊，不過我們連那一點都得不到。……要是我能在家中過活，我還要趕到外面來嗎？在村裏我是我自己的主人，與任何人一樣，但是我在這裏我只是一個僕人。”

“但是從另一方面說你在這裏到底不會時常捱餓，而且工作也比較輕些。”

“不要說那種話。這裏有許多日子教人的背骨都覺得要壓碎了似的。……而且在這裏，一個人是爲着別人工作，可是在那裏一個人總是爲着自己工作。”

“但是在這裏你總賺得多些，”耶訶夫安靜地答。

華西利自己的心裏也承認他兒子的理論是正確的。村裏的生活自然要比這裏的生活艱苦些，可是耶訶夫也會懂得這層却使他不高興起來。於是他用嚴厲的聲氣繼續說——

“關於這裏所賺的你曉得些什麼？在村裏…

.....”

“這真像是一所狹而暗的監獄，”瑪爾伐諷刺地說。“那裏尤其是女人的生活，除了眼淚更沒有旁的。”

“女人的生活是到處一般的光明，也是到處一般的，太陽亦是這樣！”華西利冷冷地說。

“那真是你的意見！”瑪爾伐憤激地叫起來。

“在那村裏，不論我願不願意，我須得和人結婚。而女人一旦和人結了婚就永遠是奴隸了。她須得縫織，還得看管家畜，還得生兒育女。她自己得到了些什麼？只有她丈夫的痛打和辱罵。”

“那也不見得她受到的只有痛打，”華西利回答。

“但是我，在此地，”她繼續着說，不去注意他的話，“我不受任何人的拘束。我自由得像海鷗一樣！那兒合我的意我就飛向那兒，沒有一個人能阻止我，也沒有一個人能干涉我。”

“要是有人來干涉你呢？”華西利說，得意着他

所懂得的隱語。

“那麼，他們也得出相當的代價，”她柔聲回答。

她垂下眼臉來遮住她發光的眼睛。

華西利作出放縱的笑聲。

“噫！你，你又是胆大又是柔弱！你說起話來像個女人。在村裏女人是生活的必需品，但在此地她只是生活的愉樂之一種。”

靜默了幾分鐘他繼續說——

“也是生活的罪惡之一種。”

耶訶夫，當他們談話中止時，夢樣的歎息了一聲說——

“海似乎永遠永遠地要開展着。”

三個人一齊眺望着無限的空間。

“啊！但願那許多全是地！”那少年高聲地喊，伸開了他的兩臂，“肥沃的黑泥的土地！……但願我們可以拿來耕種！”

“啊！那自然是好極了！”他的父親和善地說。

他用他的姿勢表示他同意於他的站在那邊的

臉上燃燒着他剛纔所表出的熱望的兒子。他聽到這些話看到這種對於土地的愛，自然是很高興；他心想或許這一種愛會逼迫着耶訶夫回村去，遠離了種種的引誘，於是他自己可以和瑪爾伐在一起，一切都可以幸福如常。

“是喲，耶訶夫，那是一個村人應該說的，那是一個村人所應該想的。村人惟一的倚靠是在土地，他有着土地時纔能生活；要是他丟了土地他可就完了。一個村人沒有了土地就像一棵樹沒有了根；你可以拿牠來做種種用度，但牠是沒有生命的……牠是朽腐的。牠更沒有林木的美；將牠鋸斷斫碎；牠已大改了樣子。是喲，耶訶夫，你的幾句話說得很對。”

海將太陽接受到懷中，用那被落日的光彩渲染着的波濤的樂聲來歡迎牠。

“我看着日落時似乎我的靈魂也融化了。……那便是牠給我的影響！”華西利向瑪爾伐說。

她是靜默着。耶訶夫的碧眼正眺望着一直過

海去的遠方。好些時三個人都深思地候着那消逝着去的白晝的最後幾分鐘。白日的餘燼在鐵鉢下消逝。黑夜已將牠的陰影滿佈天空。黃沙漸漸的變暗，海鷗早已不見了。一切顯出安靜，夢幻與迷戀。便是跑上沙灘去的不知疲倦的波濤似乎也比日間安靜了些而且沒有那樣的高興了。

“我爲什麼還要在這裏呢？”瑪爾伐說。“我不能不回去了。”

華西利煩燥起來；他望着他的兒子。

“爲什麼你這樣着急呢？”他用煩惱的口氣問。“再等幾分鐘；月亮快要上來了……”

“我要等月兒幹什麼？我並不怕。……我晚間離開這裏不見得是第一次。”

耶訶夫看着他父親，但爲掩藏他眼中的嘲笑，他把眼閉上了；他又轉過眼光來看瑪爾伐；她也正在看他，這使他覺到不安。

“好，你給我滾！”那老人用橫暴的語氣說。

她立起來，說聲再會，便緩緩地沿着海岸走去。

海浪跑到她的腳邊來，似乎牠們希望同她在一塊兒玩。天上那許多小金花——那許多星——正在顫動地向下窺看。瑪爾伐那件雪白的外衣在昏黃中漸漸的看不分明了，當她一步步遠離了華西利和他的兒子的時候。

“快來呀，我親愛的，
來到我懷中休息！”

瑪爾伐用高朗的聲音唱着。

華西利望去似乎她停步等着。他憤憤地一唾，心裏想道——

“她故意的要那樣撩惹我，這個小鬼！”

“啊！真不錯。她正在唱呢，”耶訶夫說。

現在她在昏黃中只有灰白的一點了。

“我的乳房啊，牠們似
一雙白雁……”

她的聲音飛滿了海面。

“啊！”耶訶夫歎了口氣。

於是他將身體向前彎出去靜聽那誘惑的歌

詞。

“似乎你在土地上沒有得到成功吧？”突然來了華西利沈重而嚴厲的聲音。

耶訶夫吃了一驚，眼光對他一瞥，恢復了他先前的態度。

因為一半是為波聲掩去，那惹人的歌詞只零零地飄送過來。

“啊！我獨自怎生睡，
獨自一個……今晚上？……”

“多熱啊，”華西利惆悵地說，在沙灘上打滾。“夜已經來了，還是這樣熱！啊！該受咒詛的地方。”

“這是沙灘……收藏了白晝的熱氣了，”耶訶夫說，慢慢地走開。

“什麼一會事？……我不明白鬧着些什麼玩笑！”他的父親厲聲說。

“我嗎？”耶訶夫簡單地說。“我會鬧着什麼玩笑啊？”

“那便是這樣；沒有什麼事可開玩笑的。”

他們靜默着。

波聲上面似乎向他們飄來了歎息與微弱的訴說混在一起的聲音。

二

兩星期後，又是個禮拜日，華西利·來高斯泰夫又躺在近他小屋的沙灘上；觀望着海水等候瑪爾伐。大海微笑着與太陽的光線同在嬉遊，萬點波紋顫抖地跑上沙灘，留下了牠們頂上的水花，回身時重又散入海中。但是華西利，以前總是安靜地等候他情婦的來到，今兒却煩燥地候着她。……上一個禮拜日她沒有來；今天她自然不會失約的。這件事他毫不疑惑；不過他希望立刻就看見她。耶訶夫

沒在這裏障礙着；前天他同另幾個漁人在網魚時他曾說他禮拜日要進城去買幾件短衣。他的工作每月可得十五個盧布。現在他已做了好幾天漁人所做的事；看他似乎很高興，很快樂。他發出，像別個漁人一樣，燻魚的氣味，而且像別個漁人一樣的穿着破衣，滿身骯髒。華西利嘆着氣當他想到他兒子的時候。

“但願他不變壞！……要是他走了邪路，就不能望他再回村去了，……只有我自己去了。”

海面上除了海鷗，就看不到什麼了。海岸線，狹狹的一帶沙痕界着海天的地方，時有小小的黑點前後移動着，一會兒就看不見了。但是沒有船隻看見，雖然已到了日中；太陽的光線直射着海面。

兩隻海鷗正在空中相鬥，而且鬥得那樣厲害，牠們的羽毛都到處飛散了。牠們粗野的呼聲擾亂了波濤歡樂的歌唱，那歌唱的恆久不變以及與晶空的得意的靜穆的一致，是好像被海面光波的動作所喚起的。兩隻海鷗落在水裏了，牠們狂怒而苦

痛地繼續在水裏奮鬥并且猛烈地喊叫；牠們重又飛在空中彼此追逐。……牠們的友侶——全羣海鷗——不願牠們憤怒的鬪爭，繼續着捕魚，繼續着在透明的閃爍的碧水中翻騰。

華西利望着海鷗，憂傷起來。“牠們爲什麼爭鬪呢？可是水中的魚不夠大家吃？……人們似乎也在盡力阻遏別人的生計。要是他們中有一個得到些美味，別一個會希望從他的喉中取出來，這爲什麼呢？各人生活所需都足够了。爲什麼要去奪人已經得到了的東西呢？常常如此的爲了女人起這種爭鬥。某人有了個女人她又是另一個男子所希望奪得的，他就千方百計的去引誘她到手。世界上沒有屬於任何男子的自由的女子還多着，爲什麼定要從一個男子那裏去盜取一個女子呢？這是大錯，而且要釀成騷亂。……”

海面依舊看不見什麼。那個稔識的小黑點沒有些兒影踪。

“原來你還沒來？”華西利高聲說，“也好，我不

希罕你！……不要以為我希罕着你！……”

他向海岸方面藐視地一唾。

海笑着。

華西利起身向小屋走去，心裏想要煮飯，雖然他一些也不覺飢餓；他又跑回原處，重又橫下身來。

“但願瑞婁耶會來！”他向自己說；他竭力不去想別的，只想着瑞婁耶。……“他真是怎樣一個敗壞的青年！……他身體強健，能識字讀書，曾出外遊歷過……但他是過酒徒。同他作伴並不乏味……女人都發狂似的趨附他，雖然他在這裏沒有幾多時，她們都跟着他了。只有瑪爾伐似乎對他很規矩；究竟她還不見來。……該死的女子！或者因為我打了她對我生氣了嗎？……但是打的味兒她決不會是第一次嘗。別人定也將她痛打過的。……而且這次也不見得便是最後一次她捱我的打。”

這樣地在想到他兒子，想到瑞婁耶，更常想到瑪爾伐的心煩慮亂中，華西利在沙灘上滾來滾去，

等候着。空漠的不安變成了疑慮，可是這種意念他隨即打消了。他收拾起他的懷疑。他直等到傍晚，有時起身在沙上前後蹀躞，有時又倒身在沙上。他仍在觀望着希望看見那隻小船，那時海面已昏黑起來了。

但是瑪爾伐那個禮拜日又沒來。華西利睡下時，他咒詛他所做的事，阻止他到那大陸上去，他刻刻驚覺，心裏以為聽見了遠遠的槳聲。於是他用手遮在眼上望着那昏沈沈的海面。遠遠地有漁場的地方，燃着兩點火，可是沒有人過海來。

“好，真好，我的姑娘！”華西利威嚇似地說。他沈沈入睡了。

那天漁場上發生的事就是這樣。耶訶夫在日出之前早就起身了，那時一陣新鮮的，增添精神的海風正從海面吹來。他由小屋邊向着海岸走去想去洗一個澡，在海邊上他看見了瑪爾伐。她坐在一隻泊在岸旁的大船的船頭上，兩隻赤着的腳懸在兩旁，她正在梳她潮濕的頭髮。

耶訶夫停了步，帶着好奇心望着她。

她的綿斗篷前面敞着，半露着她的一隻肩；這隻肩顯出那樣的白，那樣的誘惑！

海浪打着船，瑪爾伐隨了船一上一下地動着，所以她那雙赤着的脚有時差不多要觸着海水了。

“喂！你剛纔洗過了浴嗎？”耶訶夫叫出來。

她回過臉兒來向他，看一看她自己的脚；又繼續梳她的頭髮，她答道——

“不錯，我纔洗過浴來。……但是你爲什麼起來得這樣早？”

“啊，你也起得很早呀！”

“我不是在這兒給你做榜樣的。”

耶訶夫不回答。

“要是你摹仿我的生活，你該仔細着！”她接着說。

“哦！你真會嚇人！”耶訶夫談諧地說。

於是他俯身到水面動手洗澡。把手掌緊緊地並住，他捧起水來傾上他的臉，他身子顫抖着當他

受了這新鮮爽快的冷的感覺。拉着短衫邊拭乾身子時，他向瑪爾伐說——

“爲什麼你常來惱我，嚇我？”

“你呢，你爲什麼要來惱我并且要用你的眼睛將我吞下去呢？”

耶訶夫想不起來幾時他曾向着她看得比向着漁場上其餘的女人看得更厲害，但是他却突然向她說道——

“這是因爲你那樣的……誘惑呀！”

“要是你父親聽得了你的放肆，他會給你某種東西來誘惑你！”

她向他瞟着挑動的，狡黠的眼波。耶訶夫笑了出來，爬進船去。他不明白她所謂“放肆”是指點什麼；但是她既然這樣說了，當然一定是他對她胡纏過了。這樣的一念頓時使他覺得十分動心起來。

“我的父親曾將我怎樣過了？”他捱着她在船裏坐下來說。“他爲他自己將你買了嗎？噯？”

坐在她的身邊細看着她袒着的肩，她半露着

的胸，她帶着海水氣息的強健，活潑的全身。

“你真像一種美觀白淨的鱈魚！”他細細觀看後贊美地叫道。

“也許；但不是爲了你！”她說着，依然不移動或改變她的可算得粗忽的態度。

耶訶夫嘆息着。

他們的面前，在太陽早晨的光線下，展着無際的大海。微風吹成的好玩的小浪柔和地沖洗着船舷。遠遠的，一直那面，那隻鯉角伸在海中。在牠的極端，正對着天的柔藍，望得見一根細而高的桅杆，桅杆的頂上飄蕩着一片紅布。

“是啊，我的少年，”瑪爾伐繼續講，不看着耶訶夫；“我也許是誘惑的，但不是爲了你。……讓我告訴你罷，沒有人會將我買了去，我不是你父親的家產。我還是爲自己而生活。所以纏着我也是沒用的，因爲我不想置身在你和華西利的中間。……我不願有何種爭鬥或吵鬧。……你懂得嗎？”

“但是我幹過了什麼呢？”耶訶夫問，驚異着。

“我並沒有碰着你的身體；我並不在向你胡纏。”

“你也不敢來碰我！”瑪爾伐說。

她說得那樣地輕蔑，致使那個生有丈夫氣概的男子，似乎激動起來。一種差不多惡意的挑釁的意念向他襲來，他的眼睛發出閃光。

“哦！我不敢嗎？……我不敢？”他走近她一點，叫道。

“是的，你不敢！”

“我碰你一碰便怎樣？”

“試試看？”

“你待怎樣？”

“我要在你頭上重打一下，教你落下水去！”

“來！”

“要是有胆量，你就來碰我！”

他的眼光在她身上迅速而熱烈地一掃；突然將粗而有力的兩臂抱住了她，將她的身體摟緊在自己的身上。

他感覺到她的溫暖而健康的肉體緊壓着他自

己的肉體時，他週身的血在沸騰，他喉管收縮了，似乎正窒息着。

“嚇！請打！你還在等什麼呀？”

“放我，耶訶夫，”她安閒地說，極力想鬆了脈管在急跳着的他的雙臂。

“看你要在我頭上怎樣的打？”

“放我！要是不放……你須仔細着！”

“真會恐嚇；不過你是個嬌小的姑娘！”

他更將她擡過一點，把他厚的嘴唇重重的吻在她紅暈的頰上。

她發出輕蔑的笑聲抱住了耶訶夫的兩臂，突然地，她全身用力一動，身子就向前蹿去。他們一齊落下水，兩個緊緊地摟在一起，成了一大塊，在噴激的白沫中不見了。一會兒，從那淹沒着耶訶夫的頭的擾動的海水中，就在他的身旁，瑪爾伐像一隻海鷗似的浮了起來。耶訶夫拼命地在掙扎，沖激着海水，嚷着喊着，瑪爾伐却銳聲歡呼着，繞着他游泳而且把鹽水潑在他的臉上，於是沒入水中躲避他

揮動着的兩臂的有力的打擊。

“惡鬼，”耶訶夫喊着，氣都透不過來了。“我快要淹死了！那樣已夠受了！……我賭咒說我要淹死了。……啊！我在沈下去了！”

但是她已離了他，像男子一樣有力地衝着水向岸邊游去。她又輕輕地跳在船裏，站在船頭上含笑地觀望耶訶夫，他正迅疾地向她游過去。他的濕衣黏在身上，從肩到膝顯出他柔軔的身體，而且耶訶夫，在他已經握住了船舷時，渴望着這個淋着水的半裸着身體的姑娘，她正在那樣高興地嘲弄他。

“喂！你這半淹死的水獺！爬起來！”她在狂笑中呼喊。

她跪下來伸出一隻手給他，把另一隻手扳住了船。

耶訶夫握住了她的手，歡呼道——

“等一等！現在我要來給你洗個澡了！”

他將她向身旁拉，自己却仍立在齊肩的水中。

波浪湧過他的頭，撞在船上散開了，濺了瑪爾伐一臉。她笑着突然喊了一聲跳入水去，那個震動使耶訶夫立不住腳。

他們重又像兩條大魚似的在碧海中相戲，彼此滾着水，噉着，喘着，而且潛泳着。

太陽望着他們發笑，藏魚的房屋上一塊塊的玻璃映着日光也在發笑。海水在他們強有力的手臂的衝擊下響應，無數的海鷗，受了兩個人衝撞和掙扎的驚嚇，帶着猛烈的呼叫，不時在他們的為疾捲的波浪所掩去的頭頂飛過。

最後大家疲倦了，海水也浸透了，他們爬上岸來，坐在陽光中休息。

“啊啊！”耶訶夫叫着做了個臉兒。“那水真可怕！而且有那麼的多！”

“不好的東西總是很多……例如孩子們……他們真有許多啦！”

瑪爾伐一面笑一面絞她水淋淋的頭髮；她的頭髮烏黑而且卷曲，但是不很長。

“怪道你揀中了個老頭子!”耶訶夫暗諷着,輕輕地用肘子觸着她。

“有些老頭子比有些年輕的要強得多哩。”

“要是老子是好的,兒子便應該更好。”

“當真嗎?……你的奇想從何處得來?”

“村裏的姑娘們常向我說,我這人半點兒也不難看。”

“那些女孩兒們怎會知道?……你該來請教我的。”

“你不也是個女孩子嗎?”

她正色地向着他看,一種侮慢的微笑擱在他唇邊。於是她神色嚴重起來,口氣中含着怒意地對他說——

“在沒有孩子之前,我是做過女孩子的。”

“只會說,不會做吧!”耶訶夫說着笑出來。

“蠢物!”瑪爾伐簡短地答了一句。

她離了他走了。

耶訶夫,覺得羞法,不作聲了。

約有半小時左右他們不曾開口，只在陽光中
走來走去地曬他們的濕衣。

工人開始從那一長排污穢的工人住屋中出
現。遠遠地看去他們都奇特地相像，一樣的穿着破
衣，赤着足。……他們粗啞的聲音在海岸上到處都
聽得到；工人中有一個在敲擊一隻空的桶，那聲調
似乎重複着；牠發出的聲音差不多像鼓聲的急響。
兩個女人在惡聲地爭吵；許多狗吠着。

“他們開始出發了，”耶訶夫說。“我要早早進
城去的！我爲你耽誤了時候。……”

“你跟着我時什麼事都不會做得好！”她用一
半是戲謔一半是正經的語氣說。

“你怎樣的會得嚇人，”耶訶夫說。

“看着，當你父親……”

這句提起他父親來的警告使他煩惱起來。

“我父親怎樣？”他粗暴地喊。“確是我的父親！
我不是個孩子呀！……你待說什麼？……我們不是
在修道院裏，……我不是個瞎子。……畢竟，他也不

是個聖人；他並未否認他自己任何事。……他還是不來管我的好。”

她嘲弄地望着他，而且好奇地問。——

“不來管你？……那麼你想怎樣做呢？”

“我嗎？”（他鼓起了雙頰，擴張了胸膛，好像他將舉起一件重物似的。）“我腦裏的意念正多着；我已拂去了我腳上的鄉村的灰塵。

“那並不費事！”瑪爾伐說，依舊嘲弄似的。

“我要教你脫離我的父親！……你看我做不做得到！”

“真的你要那麼？”

“你以為我不敢嗎？”

“你不這樣說嗎？”

“當心！”他開始用激動的，兇暴的口氣說。“不要惹我這樣做！我……”

“還有什麼？”她不經意地問。

“哦！請放心！”

於是他像一個活潑而有決斷的孩子那樣地走

開了。

“你，怎樣的有膽力呀！那監督有一隻小黑狗，你看見過沒有？牠便像你。在遠處的時候，牠吠着，恐嚇着要來咬你，但是你跑近牠時，牠將尾巴夾在腿中跑了。”

“不錯！”耶訶夫怒喊着。“稍等一等，教你看我的手段！”

她對着他發笑。

那兒遲緩地懶散地向他們走來一個黃銅臉色的年輕人，有堅實的肌肉，一大堆光澤的紅髮。他的紅短衫，鬆開地掛着，差不多從背上直破到頸邊，爲要安置他兩隻衣袖，他將牠們捲在手肘上。他的褲子有一堆破洞，他的脚是赤着。他的有雀斑的臉上閃耀着一對碧眼，張大而粗莽；還有一個向上生的鼻子給了他全副面容一種厚顏的模樣，且不說倨傲。他來到了兩人間，便停了步，可是他的全身，處顯處明地透出在他這件簡單的衣服外面，照耀在日光中，他高聲打着嚏，細看了他們幾分鐘，然後扮

了個奇怪的歪臉。

“昨天瑞婁耶正在喝酒，今天瑞婁耶的衣袋空了。……借我二十個戈貝！我借了不還的。”

耶訶夫聽了他急流而出的一番話，喘息着；瑪爾伐微笑地觀察着這個衣衫襤褸的無賴。

“該死的！拿給我！我願爲二十個戈貝娶了你去，你喜歡嗎？”

“你這化子！你是教皇嗎？”

“蠢人！在奧列區我是服侍教皇的呢。……拿給我二十個戈貝。”

“我不希望結婚，”耶訶夫說。

“請放心；你也照樣給我。我不把你同他的姑娘胡纏的事告訴你父親，”瑞婁耶繼續說，吮着他枯乾，破裂的嘴唇。

“你以爲，他會信你的話嗎？”

“我肯費神講話時，誰都相信我的，”瑞婁耶斷定說。“那時你會聽他的責罵！”

“我不懼怕！”耶訶夫說。

“那麼你會聽我的責罵！”瑞婁耶說時眯了眼睛。

耶訶夫不願拿出二十個戈貝來，但是他曾受過勸告對於瑞婁耶所說的話須要仔細着，而且有些期望必須放棄。他所要永的並不奢，可是你若拒絕了他的要求在你工作的時候他會給你受累，再不然他竟會打你。因此耶訶夫歎了口氣，將手伸進了衣袋。

“那就對了！”瑞婁耶用一種激勵的口氣說；在他們旁邊的沙上倒下身來。“服從我總便宜一點。……你呢？”他轉向瑪爾伐說。“你要幾時嫁給我？我不能再等下去了。”

“你太褻褻了。先把那許多破洞補好，然後我們再談這件事！”瑪爾伐回答。

瑞婁耶將那些破洞精密地觀察了一下，搖着頭。

“最好把你的圍裙送我一條。”

“是啊，這很不錯！”瑪爾伐說着笑了起來。

“給我一條，你定有一條舊的吧？”

“你實在該替自己買條褲子。”

“這幾個錢我寧可用來喝酒。”

“那是最好的事了！”耶訶夫說。

他依舊握住在他的手裏那二十個戈貝。

“教皇會說一個人不但要想及他的肉體，也要想及他靈魂。而我的靈魂需要伏特加，不需一條褲子。拿錢來吧；我要去喝一頓酒呢……我不把什麼事在你的父親面前提起。”

“你高興說什麼去向他說就是了，”耶訶夫叫道。

他向瑪爾伐雲雲眼睛顯出自滿的樣子，并用肘子輕輕地碰着她。

瑞婁耶看清了他的動作，唾着而且更說的強硬了——

“我不會忘記了打你的；不要害怕！第一個機會！……你也不會忘記的！”

“但是爲了什麼事？”耶訶夫問，慌亂着。

“那由得我！……喂！你到底要幾時嫁我！”瑪爾

伐?”

“先告訴我我們將幹些什麼，將如何生活。然後我將考慮這件事……”她正經地回答。

瑞婁耶凝視着海，逼緊了眼睛，舐了舐他的嘴唇說——

“我們只在世界上流浪。”

“那麼我們怎樣維持生計呢?”

“噢!”瑞婁耶失望地說。“你講起理來，活像我的母親。‘如何?什麼?’女人是那樣麻煩!我怎會知道呢?我要去喝酒了。……”

他起身走去了；瑪爾伐唇上露着新奇的淺笑望着他，那少年却臉上顯出了怒容。

“好一個會說大話的人!”耶訶夫說，那時瑞婁耶已走得有點遠了。“在家中，鄉村裏面，早就當他光棍看了。不等到現在他會已經受過了好教訓。但是在此地，他們似乎都見着他害怕。……”

瑪爾伐愕然地望着耶訶夫，低聲說——

“你還不曉得他的價值呢!”

“誰曉得？……十個便士，那就是他的價值！”

“那只有你講！”瑪爾伐譏諷似的說。“那纔是你的價值！……可是他，他到處都去過，他曾走遍世界，他誰都不懼怕。”

“可是我，我懼怕誰？”耶訶夫說，矜誇着。

她不會回答他；只將眼光隨着波濤的往復，看牠們將那隻大船前後掀動。桅杆有時側向右面，有時側向左面，那船頭抬起來不落下去，正打着海水。牠發出的聲浪很猛烈，差不多像發怒，好像那隻船希望掙脫了岸，飄入廣漠不羈的海中，而惱着那根錨索阻止了牠的行動似的。

“爲什麼你不去了？”瑪爾伐問耶訶夫。

“教我到那裏去？”他回答。

“你要到城裏去。”

“我不去了。”

“那麼看你父親去吧。”

“你呢？”

“我怎樣？”

“你也來嗎？”

“不。”

“那麼我也不去了。”

“你將一天到晚吊在我的衣帶上嗎？”她問。

“我不希望你那樣地和我接近，”他氣惱地回答。

他立起身來離開了她。

但是在他說不需要她時他是弄錯了。沒有她在身旁時他就要煩悶起來。自從他們交談後似乎有種神秘的感覺占住了他，一種和他父親對抗的朦朧的慾望，一種潛伏着的不快意。昨天他記得不會有這種感覺，今天在沒有遇見瑪爾伐時也不會有這種感覺。可是如今他似乎覺得他的父親是他的障礙了，雖然他遠在那邊，在一帶廣闊的沙岸上，差不多望也望不見的。……於是他似乎覺得瑪爾伐是害怕着他的父親；要是她不害怕着，他們的談話一定會全然不同了。如今他似乎需要着她，雖然今天的早晨他還不會想到她。

他在海岸上跑來跑去，把憂悶的眼光凝望着來往的過客，有時沒精打彩地對他們說幾句話。……在船背後他尋見了瑞琪耶坐在一隻桶上。他正亂彈着balalaika的絃線，歌唱着，用奇妙的歪臉伴着他的歌曲——

‘仁惠的警察，
請對我好好的。
將我帶到警署去，
因為我怕掉在污泥裏。……’

十來個工人，衣衫穿得同他一樣的破碎，圍住了他，而且都同他一樣的有股鹹魚和硝石的氣味。四個污濁惹厭的女人，躺在離開衆人不遠的沙上，正喝着她們盛在一隻大鐵鍋內的茶。有一個工人，已經醉了，雖然時間還是早晨，竭力想立起來又跌倒了。有一個女人笑着喊着；有一個人拉着一隻破碎了的手風琴；沙上到處是魚鱗的閃爍。

正午時候耶訶夫在兩堆空桶間找着了一個遮身的所在，就在那裏睡下來直睡到了黃昏。睡醒後

他無目的地亂走；雖然他似乎空漠地爲某種力量吸引着。

經過兩小時的徘徊，他在離漁場若干路的地方尋見了瑪爾伐，在幾株新柳的柳蔭中。她側臥着，手裏握了一本被手指弄污了的書；微笑地望着耶訶夫走來。

“哦！你原來在這裏，”他說着在她的身旁坐下來。

“你尋我尋了好久嗎？”她問，帶着幾分確定。

“尋你？怎麼講！……”耶訶夫說着，忽然地理會到這是千真萬確的事。

從早晨直到現在，他一直莫名其妙的在找尋她。他驚異地搖着頭。

“你能讀書嗎？”他問她。

“是的……但是勉強得很，我什麼都忘却了。”

“我也如此。……你進過學校嗎？”

“是的，進過市立小學校。”

“我是自己教的。”

“可是真的？”

“真的，我曾在阿斯特拉強當廚子，在一個律師的家裏，他的兒子教我讀的。”

“那麼你不是自己學出來的了，”她接着說——
“你不喜歡讀書吧？”

“自然。……我要讀書作什麼？”

“啊！我只想讀書！……你看。……我要求那監
警夫人借了我這本書，現在我正在讀牠。”

“這是本什麼書？”

“是聖徒Alexis，一個信仰宗教的人的故事。”

於是她正正經經的告訴他怎樣一個少年，是有錢的貴族的父母所生，離去了他們，拋棄了一切幸福，末了歸來時變了個穿破衣的乞丐，和狗同住在狗舍中，直到他臨死纔向人說他是誰。她終結了這段故事却低聲問耶訶夫——

“爲什麼他要這樣呢？”

“誰知道呢？”耶訶夫淡淡地回答。

環繞在他們四周的是風和波濤沖積而成的不

少的小沙邱。一片混亂的沉濁的聲音從漁場那面飄過來。夕陽的赤色的反射映在海岸上，婀娜的垂柳，每片衰綠的葉飄動在柔和的海風中。

瑪爾伐坐着一聲不響地好像在諦聽。

“爲什麼你今天不過海到那岬角上去呢？”耶訶夫問。

“你管牠作什麼？”

耶訶夫摘了一片葉子放在齒間細嚼。他偷偷地窺看那姑娘，不知該怎樣說他心裏所想說的話。

“總是這樣的；當我不和什麼人在一起，而周遭又是那樣明媚而靜穆時，我想要只是歌唱着或只是哭泣着。只是我一只好的歌也不會唱，哭呢又覺得羞慚。”

耶訶夫細聽着那悅耳的，撫愛的語聲；可是她的說話，一點不能引起他的感觸，只是使他的欲望增強。

“聽着，”他對她用沈濁的聲音說，走近她一點。
“聽着我要向你說的話。……我是年輕……”

“蠢啊，蠢極了！”瑪爾伐搖着頭說。

“我們得承認，”耶訶夫說，忽地激動起來。“一個人爲什麼定要聰明呢？……我是蠢的；一點也不錯！現在我要問你。你願意……”

“你不必再說下去了。……我不會。……”

“爲什麼呢？”

“因爲。”

“不要胡鬧了，”（他輕輕地捉住她的兩肩）。“你懂得嗎？”

“走開，耶訶夫！”她用嚴峻的口氣說，搖着身子掙開他。“走遠些！”

“真的那樣，我也不在意！此地的女人不是只有你。……你似乎以爲你是比別人好。”

“你真像一隻蠢小狗，”她回答着。

她立起來拍去了袴上的灰塵。

於是他們並肩走向漁場。他們慢慢地走，因爲沙泥是黏滯難行。

忽然，當他們走近那許多小屋時，耶訶夫止了

步，粗暴地捉住了瑪爾伐的手臂，說——

“你是有意來激動我吧？……爲什麼你要那樣呢？”

“別和我纏了罷，可以嗎？”

她逃開了他，跑了去，瑞婁耶從許多小屋的一角轉了出來。他搖着他毛髮散亂的頭，威嚇地說——

“你們兩個幹着……嚇！”

“滾開去！”瑪爾伐喊道。

耶訶夫直立在瑞婁耶的對面，正瞪着眼睛向他看，想將他看得羞愧。他們彼此隔開十幾步路，瑞婁耶的視線直射在耶訶夫的眼內。他們這樣相持了一分鐘左右，像兩隻壯羊豫備彼此用角撞鬥似的，然後各人一言不發地背着方向走開了。

海是平靜而且爲落日的光彩染得殷紅。有一個女人正醉聲昏嚶地唱着沒意義的歌詞——

“Ta-agarga, matargarga,

Matanichka my own,

Drunken and beaten

And wild..."

這些卑鄙而沒有意義的歌詞似乎充滿了小屋四周的空氣，鹽味與敗魚的氣味從那些屋中蒸發出來；牠們充滿在空氣中，而且破壞了那別處泛流着的波濤的美妙的音樂。

三

在黎明的純潔的光中海水寧靜地睡着，反映着紛披五色的朝雲。在那鰲上，半醒的漁人們正跑來跑去在整理船上的漁網。

這種日常的工作急速地沈靜地在進行。漁網灰黑的一堆看去好像是從沙灘上往船裏爬進去，到了那兒便成堆地躺在船底。

瑞婁耶，照常的帽也不帶，穿得很單薄，在船頭

上，用粗澀的聲音高呼着在指揮工作，那就記得昨夜的沈湎於伏特加了。風吹弄着他的破衣和他的亂髮。

“華西利，綠槳在那裏？”有一個人叫喚着。

華西利，陰沈得像傍晚的秋日似的，正在船中理網，瑞婁耶在背後看着。他在吮着嘴唇，那是他口渴的表示，又想喝酒了。

“你有伏特加嗎？”他問。

“有，”華西利含糊地回答。

“好極了！那麼我將留在岸上了。”

“都上船了嗎！”他們從岸上叫喊。

“開船！”瑞婁耶出了船，吩咐着。“你們去！……我留在後面。當心！……船開到海中去，不要纏住了網……小心開放出去。不要打結。……開出去！”

他們將船推開了；捉魚的人都爬進了船，每人拿着一支槳，舉在空中，等候着命令。

“—！”

划槳一齊打着水，那船便疾駛進浩蕩的光輝

的水平面。

“二！”把舵的人銳聲叫喊。

一條條像大烏龜的腿一樣，那許多划槳齊在槳叉裏划動。

“一！……二！……”

岸上，魚網乾燥的一頭，有五個人留着——瑞婁耶，華西利，另外還有三個人。三人中有一個躺在沙上，並且說——

“我們可以打個盹呢。”

其餘兩個人看着他的樣，於是三個穿破衣的身體躺在一堆。

“禮拜日你怎麼不來？”華西利問，一邊領導他走向小屋去。

“我不能來。”

“你喝醉了酒嗎？”

“不是，我在看守你的兒子和他的義母。”瑞婁耶聲色不動地說。

“那倒是你的一件新工作，”華西利強作着微

笑說着。“究竟他們不是孩子們了!”

“他們比孩子們更壞；一個是傻子，還有一個是瘋子。”

“瘋的一個是瑪爾伐吧?”華西利問。

他的眼睛裏露出鬱怒。

“正是她!”

“從什麼時候起的?”

“她一向如此。她有，華西利兄弟啊，一個和她的軀殼不相稱的靈魂。你懂得那句話嗎?”

“這並不難懂!……她的靈魂是卑劣的。”

瑞莫耶對他斜睨了一眼，用輕蔑的音調回答——

“卑劣嗎?啊!你這掘地的東西!……你!……你全不會懂得人生。你所需要於女人的是肥大的胸部；她的性情你一點也不關心。然而只有從性情中才看得出一個人的色彩。一個女人沒有了性情就和麵包沒有了鹽一樣。你能從沒有了絃線的 balalaika 得到一些快樂嗎?你這狗!”

“是昨天的酒使你這樣的會說話吧!”華西利插入一句。

“他很想曉得昨天瑞婁耶在這兒而且怎樣的會遇見瑪爾伐和耶訶夫，可是一種羞恥的觀念使他開不出口。到了屋裏他斟了滿滿一杯伏特加給瑞婁耶，希望這位同伴或者喝醉了之後會自己將一切事告訴他聽，不等到他問。但是瑞婁耶喝了酒，咳嗽了一陣，然後，好似精神一振，在門口坐下來展開了身體打呵欠。

“喝酒好像喝火，”他說。

“無論如何，你喝酒真可算內行!”華西利回答着，他見瑞婁耶把伏特加喝得這麼快，不免驚駭起來。

“哦!正是，”另一個說着，擺動他櫻黃色的頭；用他的手背抹他上嘴唇的髭鬚，開始用自負的教訓式的語調說——“我喝酒確是內行啊，兄弟!我無論幹什麼事都簡捷爽快!……我不屈不撓地前進，不會有錯誤!……不管前途有什麼障礙!……要

是你，你便會一出發就跌倒了。……”

“我想你就要到高加索去吧？”華西利問，他在謹慎地設法談到他的題目上去。

“是，我幾時想到去，我就要去的。我一經決定，……我就勇往直前地去了：一，二！就幹去了。也許我成功，不然就弄到失敗。……簡直簡單得像槍柄一樣。”

“是的，簡單極了；恐怕你頭腦也是沒有的呢。”

瑞婁耶戲謔地接下去說——

“像你，你是何等靈巧啊！你在村裏被赤楊條鞭過幾次？”

華西利向他看了一眼就不作聲了。

“恐怕時常被鞭吧。……這是貴村官吏絕妙的用意，要將智慧從下面趕到上面去。……你呢，你有了頭腦有什麼用？你會到那兒去？你會發現什麼？而我却不然，我不顧一切，一直向前進，總有一個結果可得。而且我相信我將比你跑得遠些。”

“這是可能的，”華西利同意地說。“恐怕你竟

會遠遠地跑到西伯利亞呢。……”

“呵！不客氣！”

瑞婁耶坦直地笑了一聲，

不管華西利怎樣希望，瑞婁耶只是沒有些兒醉意；那可使年紀大些的一個着了惱，不願再斟給他第二杯了；但是瑞婁耶自己却把這個難問題解決下來。

“爲什麼你不問起我瑪爾伐的消息？”

“這事和我有什麼相干？”華西利不經意地說，雖然他覺到有種神秘的預知。

“既然她禮拜日不到這裏來你就該探詢她的行動，我曉得你心裏是妬嫉着，你這老鬼！”

“她這樣的人多着呢，”華西利隨口說。

“真多！”瑞婁耶學着他說。“呵！你們這些粗鄙的鄉人！你不論得到的是蜜或是松脂，在你總是一樣的！”

“你爲什麼要這樣的稱贊她起來？你是來介紹她和我結婚的嗎？但是我早就憑着自己和她結過

婚了!”華西利說。

瑞婁耶對他看着，靜默了一分鐘，然後將他的手擱在華西利的肩頭，開始對他嚴正地說：

“我知道那會事。……我深知她和你的關係。我並不來妨礙你。……我既不想得到她也不要她。可是現在這位耶訶夫，你的兒子，一天到晚弔在她身邊；打到他流血；你聽見嗎？要是你不打，我來打。……你是個壯漢，雖然你是個蠢物。……但是你須記着，我決不來妨礙你的。”

“原來是那麼一回事！現在和他發生戀愛的是你嗎？”華西利用粗重的聲音問。

“滾開去；要是真的我愛上了她，我早就會一脚把你踢開去了！但是我愛她作什麼？”

“那麼你爲什麼要來管這筆閒帳？”

瑞婁耶張大了眼睛笑起來。

“我爲什麼要來干預嗎？……只有魔鬼曉得。……她是個女人，而且是個惹人的女人。她使我歡喜。恐怕我也憐惜她。……”

華西利覺到不安。他由瑞婁耶坦直的笑容裏看出那個孩子是老實的，而且不是他自動的去跟隨瑪爾伐。但是他說——

“要是她是個貞潔的女子，人家也許要憐惜她。但是就爲……這事情似乎很蹊蹺，是不是？”

那一個沒有回答；他看着那隻船打了個轉，船頭向岸掉了過來。瑞婁耶的紅臉生着一付公正的，善良的，率直的面容。

當他看着他時，華西利的感情和緩下來了。

“你說得不錯，她是個好女子……她只是有些不懂事；我要去同耶訶夫講話，那年輕的狗！”

“我耐不住他。……他有股鄉下氣，那種氣味我可耐不了！”瑞婁耶說。

“他正跟住她嗎？”華西利低聲問，一邊抹着他的鬚。

“我以爲的確！你看着，他會像一座牆似的隔在你們兩個人的中間。”

“我不容他胡鬧！”

遠遠地在海面上，那朝日般紅的光線像扇形似的張開，太陽正從金碧輝煌的海水中升起。波聲上一種微弱的呼聲從船中飄來。

“扯起來！……喂！……”

“前來啊，孩子們！放下繩索去！”瑞婁耶高喊着跳起身來。

立刻五個人都在他們網的一頭扯着。一根繩索從水中拉長到岸上，彎曲而震動着，漁人們都握住了繩頭，拉着喊着。

網的那一頭正被船曳上岸來，那隻船在波濤中滑動，那根桅杆倒來倒去地好像在將空氣劃分左右。

那一輪光明耀眼的朝日，將牠的光線射過海面。

“你遇見耶訶夫時，教他明天來看我，”華西利向瑞婁耶說。

“好！”

船跑上了海岸，那許多捉魚的，都跳上沙灘，拉

起他們的網頭。那兩組人慢慢地一個一個都消逝了，只有那輕木塞浮着，在波上擺來擺去，在海水中形成有規則的輪廓。

四

時候已經遲了，那同日的晚上，漁場上的工人都已吃完了晚餐，瑪爾伐困倦而迷夢地坐在一隻破的，翻轉的船身上，正把眼睛望着海，那上面暮色正漸漸地沈下來。那邊，有一點火亮着，瑪爾伐知道那是華西利點在那兒的。一半被遮着而且孤單寂寞的在着黑暗的遠方，那火焰不時的閃爍着，忽又暗下去好像被壓倒了似的。瑪爾伐傷心起來，當她

望着這紅點，被遺棄在海的廣漠中，在那不停息的而且不可解的波聲中微弱地跳動着。

“你爲什麼要停留在那裏呢？”瑞婁耶的聲音在她後面說着。

“那和你有什麼關係呢？”她乏味地回答，坐着不動。

“我覺得奇怪。”

他靜默地望着她，掏出一支煙，點上了，去騎坐在船上，他深知瑪爾伐不要和他談話，他接着用親切的語氣說——

“你是個多麼古怪的女人！一時你遠離了每個人，一時你又環抱在每個人的頸上了。”

“怕環抱在你的頸上嗎？”瑪爾伐率然回答。

“不是在我的頸上，是在耶訶夫的頸上。”

“你妬忌嗎？”

“哼！我們要彼此直說嗎？”

她坐在他的一旁；他看不見她的臉，當她簡短地回答時——

“儘說!”

“你和華西利爭鬧過嗎?告訴我。”

“我實在不知道。……”她靜默了一會，回答着。“爲什麼你想要知道?”

“只是出於好奇心。”

“我和他嘔着氣。”

“爲什麼?”

“他將我毆打。”

“有這等事嗎?……他?……你又讓他毆打? ……啊!……啊!……”

瑞婁耶不大明瞭。他試向瑪爾伐臉上一望，裝着個談諧的歪臉。

“我原來能夠止住他的，要是我喜歡那樣做!”她憤然回答。

“怎樣呢?”

“我不願意庇護自己!”

“那麼你竟那樣的愛他;那灰色的老貓?”瑞婁耶說着噴了一口煙。“這兒有件好買賣!而我呢,我

以爲你要有價值得多！”

“你們兩個人誰也不在我的心上！”她回答的聲調又恢復了牠的冷淡，一邊用她的手將煙氣拂開。

“你在撒謊，我可以賭束道的。”

“我要撒謊作什麼？”她問。

聽她說話的聲音瑞婁耶辨出她一點也不撒謊。

“但是要是你不愛他，爲什麼你又讓他打你呢？”

“我怎麼會知道？……不要和我多纏！”

“這又奇了！”瑞婁耶搖着頭說。

他們兩人都靜默起來。

夜來了。緩緩地移動着的雲將黑影拋到海面上來。波浪呻吟着。

在岬角盡頭的華西利的火光早已熄滅，可是瑪爾伐依然向那邊望着。瑞婁耶留意地望着那姑娘。

“聽着！”他說，“你知道你需要的是什麼？”

“但願我能够知道！”她低聲回答，深深地嘆了口氣。

“你不知道嗎？……那不行，”瑞婁耶切實地說。

“我，我從來不會不知道的！”

帶着些兒憂傷，他繼續說道——

“只是我很少什麼需要。……”

“而我呢，我常在需要什麼，”瑪爾伐說。“我需要……一些我不知道的東西。……有時我會喜歡跳到一隻船裏去，遠遠地盪入海中。又有些時候我想使你們這許多男子全部變成陀螺，你們會在我的面前儘量地旋轉。我會望着牠們，我會發笑。有時可憐着任何人，尤其是我自己；有時我想殺死任何人，然後殺我自己——可怕地死去。於是我煩悶起來，於是我想發笑，男子只是許多木棒。”

“他們是爛木頭，”瑞婁耶柔聲地同意着。“我是很對的，當我向自己說——‘你既不是貓，又不是魚，又不是鳥’……你却三樣中都有幾分像。你和別的女人不同。”

“謝上帝！”瑪爾伐嘆息着。

他們的左面，在一帶沙邱的背後，那一輪月兒升了起來，將他們浸在牠的銀光裏。很大而且很柔的牠在碧天中緩緩地升起，星星的閃光灰白了，並且消失在牠柔和的，如夢的光中。

“你想得太多了。……就爲了那個原故！”瑞婁耶用自信的口氣說着，丟去了他的烟。“而且一個人想的時候，他會漸漸的嫌惡人生。……一個人應該常常行動，常常在人羣中間……一個人應該使別人知道他真正是活着。一個人應該把人生游蕩過去，不然牠就要朽壞。浪遊度日，東奔西走，這種生活有一天，過一天，那麼你就不會煩悶了。”

瑪爾伐快樂起來。

“你所說的大概不錯。有時我想要是有人在夜裏把小屋中的一間放起火來……那會使一切東西增加生氣！”

“那是絕妙的觀念！”另一個說，輕輕地用手拍着她的肩頭。“你可知道我要勸告你什麼……我們

可以一同尋得一件笑樂不知你可高興？”

“什麼笑樂？”瑪爾伐問，很有興味似的。

“你可曾將耶訶夫溫存得火熱了？”

“他燃燒着像一片光亮的火，”她欣然說。

“這事可能嗎？將他引誘到他的父親那裏。……這不是個絕妙的玩笑嗎？……他們會彼此襲擊像兩頭野熊。……將那個老東西稍微溫存一下將另一個再籠絡一番……然後我們將使他們彼此相鬥。”

瑪爾伐呆看着他有雀斑的臉，當他欣然微笑時。那臉兒被月光照着不像被日光照着時那樣醜陋了。那臉兒既不露出厭惡又不露出什麼來，除了和靄與快樂，正在期望回答。

“爲什麼你要恨他們？”瑪爾伐懷疑地問。

“我嗎？華西利在鄉人中可算得好人。可是耶訶夫却一無可取。普遍說起來，你曉得的，我不喜歡鄉農；他們全是惡漢。他們會裝做困苦，騙人的麵包和一切東西。而且他們天天有自治區照顧着。他們

有土地也有牧畜。我做過自治區醫生的馬車夫——所以那些鄉農我有幾分瞧透了！以後我流浪得很長久。當我到一個村子裏求討麵包時——‘啊！啊！你是誰？你在幹什麼？拿出你的護照來！……’我被他們毆辱不止一次了；有幾次他們當我是盜馬賊；有幾次無緣無故的將我下獄。……他們愁嘆而且裝出不能過活的樣子，雖然他們擁有地產。我窮，我好拿他們怎樣？”

“你不是個鄉人嗎？”

“我是市民。”瑞婁耶自豪地回答。“奧格利支市的市民。”

“我是巴華利却市的，”瑪爾伐迷惘地說着。

“我沒人保護我。但是那些鄉農惡鬼，他們倒能舒適地生活。他們有自治區和一切。”

“自治區是什麼？”瑪爾伐問。

“自治區嗎？你媽的會曉得！……那是鄉農們組織的；那是他們的公會。……我們不要再談那件事吧。讓我們談論自己的事。你願意安排這件事嗎，

對我說？那並無損害的。他們只不過彼此小鬥一場。……我願意幫你的忙。……華西利毆打你。打過嗎？……那麼正好借他兒子的手替你報復。”

“怎會不願意？”瑪爾伐微笑地說。“那不會是件壞事。”

“你祇要想一想，別人爲了你弄到彼此打起來可不是很好玩嗎？你只要舌尖搖動一兩次，這件事便成功了。”

瑞婁耶已有好些時候諂媚地去親近她，而且熱度很高，那是他引她上鉤的魔力。他又戲謔又正經，自己像失了魂似的。

“唉！但願我是個美婦人！我可以怎樣地顛倒世界！”他們談話終了時他高聲說着。

於是他把他的頭埋在他手裏，緊壓着，閉上了眼睛默然無語。

他們分離時月兒已高。他們分離後，幽夜的美更增加了。剩下的只有無涯的，神奇的海，映着月兒的銀光；還有那滿佈着繁星的天。那許多小小的沙

邱，低低的垂柳，還有像兩具大棺材似的兩行小屋，對着大海，對着那向海水冷冷閃着的繁星，都顯得非常渺小了。

五

父與子在屋中對面坐着，正喝着伏特加，那酒是兒子帶來和他老子和解的而且免得彼此見了面悶悶不樂。

瑞婁耶告訴過耶訶夫，說他的父親爲了瑪爾伐在和他尋氣惱，他曾經恐嚇過要毆打瑪爾伐打到她半死。那少婦曾聽人說起過這種恐嚇，所以她不會允許耶訶夫。瑞婁耶將他惡戲地朦住了。

“他們要懲罰你爲了你的百靈鳥。他要將你的兩耳扯到半碼長。你還是不去妨礙他的好！”

這個紅頭，可憎的朋友的一番戲言激起了耶訶夫對他父親的銳利的憤恨的感覺……并且恨着瑪爾伐，他對她更不能再進一步。有幾次她的眼睛似乎引誘他前進，有幾次牠們露出憂鬱，於是在他心中的欲望使他苦悶到憤怒的程度。

耶訶夫去望他的父親。他當他是在他路上的一件障礙物，不能除去，又不能推在一邊。但是感覺自身和他的對抗者一般堅強，耶訶夫用這種眼光和他父親的眼光接觸，好像說——“你有胆量就來碰我！”

他們已經各自飲了兩杯酒，不曾發過一言，除了幾句關於漁場生活的尋常套語。孤獨地，在海中間，他們各人的心中正在累積着憤怒，兩人都知道早晚間這種憤怒會爆發而燃燒。

小屋的蘆草在風中搖曳，造成爲屋的樹皮格格地響着，桅竿頂上的紅布正在颯颯地發聲。這些

聲音合起來像一種畏蕙的，不斷的，不確定的祈禱聲。但是波聲潺潺——安閒而且鎮定。

“瑞婁耶呢，他依然酗酒嗎？”華西利刺耳的聲音問着。

“他是每晚喝醉的，”耶訶夫回答着再斟了些伏特加給他父親。

“他不會有好結果！這是自由安適的生活造成的，你也是如此。你會弄到和他一樣。”

耶訶夫不喜歡瑞婁耶，所以他回答——

“我再也不會和他一樣。”

“不會？”華西利說着怫然不悅。“我知道我所講的話……你在此地多久了？已經兩個月哩！你該就要打算回家了。而且你積下了多少錢？”

他露出不安的神色嚥了一口他兒子給他斟好的伏特加，一邊撩他的鬍鬚在手裏，他把牠拉得那樣着力，因此他的頭搖動了。

“在這樣的短時間中我沒有本領積錢！”耶訶夫提出理由來。

“要是那樣，你還不如不在此地停留的好；回村去！”

耶訶夫笑了。

“爲什麼扮這許多鬼臉？”華西利用威嚇的口氣說，看了他兒子那樣不動聲色的樣子着了惱。

“你的父親在和你講話，你倒笑起來。你自以爲可不受管束，未免太性急了！你還要回到羈勒中去的呢。”

耶訶夫自己斟了點伏特加喝了。他父親的這番粗魯的語言使他惱怒；但他耐下了性子，隱住了思想，不願引起他父親的狂怒。當了這嚴峻的，端肅的面他開始覺得害怕。

華西利呢，看到他兒子獨自喝着酒不把他父親的酒杯斟滿，更加了怒氣，雖然還深保他平心靜氣的神色。

“你的父親教你回家去，你倒和他玩笑起來！好！……我換種語氣和你講。……禮拜六來拿錢去，給我……走……回村去！聽見了嗎？”

“我不去，”耶訶夫堅決地說。

“怎樣？”華西利咆哮着；兩手在桶上一抵，站起身來。“我不是在向你說嗎？你這畜生！和你父親咆哮起來！……你忘記了我可以要你怎樣就怎樣；你忘記了嗎？噯？”

他的嘴唇發顫；他的臉兒抽動；他的額角上脹起兩條很粗的青筋。“我一些也沒有忘記，”耶訶夫低聲說，不向他父親看着。“你呢，你一些也不會忘記嗎？”

“你可够不上來責備我；我要打得你粉碎 …”

耶訶夫閃過了他父親威嚇的手，心裏起了一陣兇暴的憤怒，他咬定了牙齒說——

“不要碰着我！我們不是在村裏。……”

“住口！我是你的父親，不論你是在什麼地方。……”

“在此地你不能拿赤楊條打我。在此地是兩樣了！”耶訶夫鄙夷地說，他的臉靠近了他的父親的。

他慢慢地站起了身。

他們相對立定。華西利的眼中脹着血，頭向前伸出，雙手緊握着，沉重地呼出他裝載伏特加的氣息到他兒子的臉上；耶訶夫却身子蹲向後面，注意着他父親的動作，預備格開他的拳頭，面上靜默着，但心中在冒火而出汗。在他們兩人中間是那隻當作桌子用的大桶。

“你以為我會不比你？”華西利粗聲說，聳起了他的背像一隻預備跳出去的貓。

“在此地我們是平等的；你是個工人，我也是個工人。”

“那是你的見解。”

“不錯，那是我的見解。你為什麼攻打我？你當我不懂得嗎？……這是你先來挑戰。……”

華西利高叫了一聲那樣迅速地舉起臂來，耶訶夫竟不及躲避。那一下落在他的頭上；他身子搖了幾搖，咬牙齒地對着他父親憤怒的面，他重又在威嚇他。

“等着！”他喊道，握緊了拳頭。

“你自己等着！”

“走開，我向你說。”

“哼！你對着你的父親用那種口氣嗎？……你的父親？……你的父親？……”

他們打成了一堆，他們的腿纏繞在空袋上，木頭上，顛覆的桶上。盡力在抵抗他父親的擊打，耶訶夫，臉上失色而且流着汗，他的臉色是慘淡，他的牙齒緊咬，他的眼睛射出閃光，像狼的眼睛一般，緩緩地退着，而他父親對他節節進攻，做着兇猛的手勢，發怒得盲了，狂暴地扭着身子；盛怒中他的頭髮也豎了起來像野豬的硬毛一樣。

“住手。……那也夠了……走開，”耶訶夫喊着，聲音寒戰而可怕，當他從小屋中出來時。

他的父親吼着再上前去，但是他的幾下都打在耶訶夫的拳頭上。

“嘗嘗那個味兒，那個！”

耶訶夫，他曉得自己現在是更強而且更活潑，

便引着他的父親前進。

“且等着！”

但是耶訶夫跳在一旁向着海邊跑去。

華西利低着頭，張着雙臂在後追趕，但是他絆在一件東西上，跌倒了，他的胸部貼在地上。他疾忙跪起身，坐下來，雙手支在沙上。他的氣力完全鬥盡了，他帶着不息的怒氣和痛苦的軟弱的自覺，悲慘地呼號起來。

“咒詛你！”他喊着，他將頭頸向耶訶夫那邊伸出，一邊在從他顫動的嘴唇邊拭去泡沫。

耶訶夫靠在一隻船身上，在精密地望首。他一隻手在擦着他受傷的頭。他短衫的一隻袖子只有一條線掛着了，領兒又撕破了，白而濕的胸部照在太陽裏好像擦過了油。他在替他的父親羞愧；他一向以為他是很強壯的，現在他却看着他屈服而且可憐，坐在沙上搖着拳頭，於是耶訶夫自卑地露着強者戰勝了弱者的傷人的微笑。

“雷打死你！……再三地咒詛你！”華西利咒詛

得那樣響，因此耶訶夫不由自主地向着漁場走去，好像他以爲那發狂的呼聲在那兒可以聽得見。但是那邊除了波濤和日光什麼也沒有。他睡着，說——

“喊罷，喊得更響些！你想來嚇誰？……要是我們兩人間有什麼東西梗着，是願意立刻和你說明求得一個解決。……”

“閉了你的嘴！別讓我再看見你！走遠去！”華西利喊叫着。

“我不到村裏去。……我要在此地過冬，”耶訶夫說着，毫不留意他父親的呼聲，雖然他在注意他的一舉一動。“在此地比較舒服些。……我很明白。……我不是個傻子。此地工作比較輕易，而且自由得多。……在那裏你會時時差遣我，可是在此地，試試看！”

他將拇指放在鼻上，安閒地一笑，但是這樣一來華西利又激怒着跳起來，拿起一支槳來喊道——

“那是你對待你父親的樣子嗎？……啊！我要

殺死你！”但是當他怒得發了瘋，走到船邊時，耶訶夫已經走遠了。他向前奔跑着，他的撕碎的衣袖在他身後海風中飄蕩着。

華西利在他兒子的後面把槳擲去，可是不會擲中。因為氣力已經用乏，他便在船邊倒下身來，用他的指甲把木頭撕碎，而他的兒子遠遠地對他喊着——

“啊，你自己可覺得羞愧？你一天天老起來了，你竟爲了個女人弄到這般模樣！……我不回到村裏去。……我已受用夠了。……你自己回去吧！……你在此地也沒有什麼意思！”

“耶訶夫，閉了你的嘴！”華西利高喊起來；他的喊聲蓋去了耶訶夫的。“我要殺死你。……你滾開去！”

現在耶訶夫在一邊走去，一邊笑。

華西利瞪着暴怒的眼睛望着。他現在一點點小起來了，他的腿似乎藏在沙裏了……他身體的一半已經看不見了……現在他的兩肩……現在他

的頭。……他再也看不見了。但是幾分鐘之後，離他剛纔消失的地點不上幾步路，他的頭重又露出，然後他的兩肩，然後他的全身……。他看去很小了。他回過身來在說些什麼——

“咒詛你！咒詛你！”華西利喊道。

那兒子做了個手勢，繼續走去，直到他被一座沙堆遮住。

華西利向那方望了好久，直到他的背因那樣不舒適地坐着而使他痛苦時——一半蹲在船上，一隻手掌抵着沙地。全身拘攣而且發疼，他站了起來搖搖欲跌，因為他的四肢使他痛苦。他的帶子已到了兩臂的下面來，他用僵硬的手指解開了，看了一眼向沙上擲去。然後他向着小屋走回去，但是走到了地上的一個凹下的地方時他停了步，記得那是他跌倒的地方，要是沒有那樣一跌，他也許將他的兒子拿住了。

屋中什麼東西都凌亂了。華西利四面找着伏特加瓶，在許多袋間尋到了，他拾了起來，艱難地拔

去了木塞，把瓶頸放到嘴裏想喝。……可是酒瓶磕在他牙齒上，酒流了出來，流到了他的鬚上，流到了他的胸前。那酒精的味兒淡得和水一樣。在華西利腦中什麼東西都似乎反了向；他的心覺得沈重，他的背使他痛苦。

“我老了。…就爲了那個緣故！”他高聲說。他在小屋門口的沙上坐下。大海在他的面前懶懶地嘆息着，充滿了力與美。波浪照常在煩喧地，愉快地發笑。華西利向海水細望了好久，想起了他的兒子貪婪的話——

“但願那許多都是地，可以耕種的肥沃的黑泥地！”一種銳利的困倦的感覺侵入了那鄉農的靈魂。他用力擦着他的胸膛，深深地嘆息。他的頭向前倒下，他的背彎着，似乎一種極大的重量正壓在他身上。一陣痙攣似乎握住了他的咽喉。他咳着，一邊作着十字架的符號抬頭望着天。某種恐怖的思想似乎占住了他的全身。

爲了一個墮落的女子，他遺棄了他共同誠實

地過活了十五年的妻子，上帝借他兒子的反抗來責罰了他。是的，上帝！……

他的兒子曾將他侮弄，曾將他的心裂碎。殺戮對於他是太便宜，他既幹了傷觸他父親的靈魂的事。……一切都爲了個輕賤的女人！他呢，已經老了，還會和她糾纏！在他的罪惡中他棄却了他的妻與子。……

現在上帝在正直的憤怒中使他記得他的罪惡，利用他的兒子來擊傷他父親的心按着該受的責罰。是的，上帝！……

華西利依然坐着，作着十字架的符號，雲着眼，使淚珠從模糊的眼中流出。

太陽沈入海中了，紅色的微光在天空中消失了。一陣冷風來慰撫這個浴在眼淚中的鄉人的臉。沈浸在懺悔的思想中，他停留在那裏直到天快要亮時他沈沈地睡去。

六

爭鬧後第一天，耶訶夫和一隊漁人在一隻被拖船拖帶着的船內出發。他們是到三十里外一個灣內去捕捉鱈魚的。

他回到漁場來是在五月的末了，獨自在一隻航船內；他是被派到岸上來購辦糧食的。耶訶夫到時是在日中；工人們正吃完了他們的午餐在休息。天氣熱得難受，沙炙着雙腳，魚骨魚鱗着牠們刺痛。

耶訶夫留意地向許多小屋走去，心裏懊惱悔着不會將他的鞋子穿上。他躊躇着想回到船裏去，他希望快些吃完了他的午餐去找瑪爾伐。在海裏那悶悶的幾小時中，他刻刻想着她。他很希望知道究竟他的父親和她遇見了沒有，他們中間發生過什麼事。……恐怕那老人將她打過了？那也沒有什麼要緊；打一頓會使她更溫柔一點。否則他是太會惹人，太沒有管束了。

空漠的漁場在打盹：許多長的木房的窗門都開着，似乎熱得倦了。監督的事務所中一個孩子正在啼哭。……在大桶堆後可以聽得見嘈雜的細語。

耶訶夫向那邊走去；他以爲他聽清楚了瑪爾伐的聲音。但他走到了大桶邊時他停了步躊躇起來。在陰影中，仰身臥在地下，手臂枕着頭，是紅頭的瑞婁耶。與他相近，在一邊是華西利，在另一邊是瑪爾伐。

耶訶夫想“我的父親在此幹什麼呢？難道他辭去了職務以便與瑪爾伐親近，而且監視她嗎？那老

鬼？……要是我母親曉得了他將做的事呢？”他要不要和他們去交談呢？

“是這樣，”瑞婁耶正在說。“所以你必須向各人道別，然後歸去，去墾你的地。……”

耶訶夫驚跳起來，面有喜色。

“我就去了，”華西利說。

於是耶訶夫放胆地前進。

“早安，你們各位！”

他的父親把眼光向他一瞥，便別轉頭去。瑪爾伐不動。瑞婁耶踢出他的腿，他用有力的口氣說——

“這位是我們深愛的兒子耶訶夫，他正從異鄉歸來。”

然後他用平常的口氣繼續說——

“待我們活剝他的皮，將他的皮來造鼓。”

瑪爾伐嬌柔地微笑。

“天熱啊，”耶訶夫說着在他們旁邊坐下來。

華西利再向他一瞥，似乎不願意地。

“我在此等了你一個早晨了，耶訶夫。監督告訴我你快要來了。”耶訶夫覺得他的語聲似乎比平時柔弱，他的臉色似乎改變了。

“我到這兒來購辦糧食的，”耶訶夫說。

他向瑞婁耶討一枝煙。

“我沒有煙給你這樣的傻子”瑞婁耶一動也不動的回答着。

“我回家去了，耶訶夫！”華西利莊重地說着把他的手指在沙中挖濕。

“爲什麼呢？”他的兒子懇懇地問。

“你不必問。……你要留在此地嗎？”

“是的，我將留下。……我們兩個人同在家裏有什麼意思呢？”

“很好。我沒有什麼話了。聽你的便吧！你不是個孩子了。只消記一記我不再活得很長久。也許我仍要活着，但是我不知該怎樣謀工作了。我已經失去了耕種田地的習慣。……所以不要忘記了你還有個母親在那邊。”

他說這些話顯然是很痛苦的。那一字一句似乎是從他的齒間迸出。他撚着鬚時，他的手在顫動。

瑪爾伐對他望着。瑞婁耶一隻眼睛半合着，另一隻眼睛張大望着耶訶夫。那孩子很高興，但是恐怕洩漏了他的情緒，他沈默着，低下了頭。

“所以不要忘記了你的母親，耶訶夫。要記得剩給她的只有你！”華西利說。

“我理會得！”耶訶夫說着，聳着他的兩肩。

“你理會得就好了！”他的父親繼續說，向他不可信任地一看。“我不過預先通知你不要忘記了。”

“是！”

華西利深深地嘆了口氣。他們靜默了幾分鐘。

於是瑪爾伐說——

“他們快要打上工的鐘了。”

“我去了！”華西利說着站起來。

大家都隨着他站起來。

“再會了，瑞婁耶。要是你有一天到伏爾加，也

許你會記得來看我的吧？……新比斯克區，馬爾索村，相近尼哥羅·利伏爾夫斯克。”

“自然會來看你的，”瑞婁耶說。

他握住了華西利的手，握了不少的時候在他那巨大的，筋粗的，蓋着紅毛的掌中。他向華西利憂傷而莊重的臉笑着。

“尼哥羅·利伏爾夫克是一座大城，人人知道的，而我們離那兒只有四里，”那鄉人解釋了一遍。

“好，要是我從那兒經過，我定會來望你的。”

“再會。”

“再會，我親愛的伴侶。”

“再會，瑪爾伐！”華西利低低地說，沒有抬起眼睛來看她。

她安閒地用她的袖子抹了她的嘴唇，伸出她兩條雪白的手臂抱住了他的頭頸，吻了他三次，在他的唇上和頰上。

他是屈服了，而且喃喃地說了些不清楚的語言。耶訶夫低了頭，遮住了笑容，但是瑞婁耶神色

自若，還輕輕地打着呵欠，當他向天上望時。

“今天要趕熱路了，”他說。

“不要緊！……向你也要告別了，耶訶夫。”

“再會。”

他們彼此面對面，不知怎樣好。那慘傷的一句“再會，”剛纔已反覆過好幾遍，在耶訶夫的靈魂中喚起了一種對他父親的柔和的情緒，但是他不知該怎樣將牠表示出來。他將和瑪爾伐樣的將他父親擁抱嗎，還是和瑞婁耶那樣的和他握手呢？……華西利也是爲了這種在他兒子態度中顯示出來的躊躇所傷觸，而且同時覺得有些羞愧似的。他想起來在禰上所經歷的事，他想起了瑪爾伐的親吻，

“呵，要記得你的母親！”華西利最後說。

“哦！曉得！”耶訶夫懇切地回答“不要擔憂吧……我曉得的。”

他搖着頭。

“沒有話了。願你幸福！願上帝保護你。……不要恨我吧。……那水罐，瑞婁耶，是埋在沙裏，靠近

綠船的船頭。”

“他要水罐作什麼？”耶訶夫突然問。

“他接受了我那邊岸上的位置，”華西利說明。

耶訶夫妬忌地向瑞婁耶一望，又向瑪爾伐望着，於是低下頭來掩藏了他眼中歡欣的光彩。

“再會了，兄弟們，我去了。”

華西利向他們點着頭。瑪爾伐跟在他後面。

“我陪你走一程路。”

瑞婁耶投身在地上拉住了耶訶夫的腿，因為他想跟隨瑪爾伐去了。

“停步！你要往那裏去？”

“走開！”耶訶夫說着走前了幾步。但是婁瑞耶已將他的另一條腿扯住。

“在我旁邊坐下來。”

“怎的？……你又要來胡鬧些什麼？”

“這不是胡鬧！坐下來。”

耶訶夫咬定牙齒服從了。

“你要怎樣？”

“等着。不要說話……在我想的時候；然後我來告訴你。”

他從頭到腳地將那少年打量了一番，耶訶夫忍受着，

瑪爾伐和華西利默默地向前走了幾分鐘。瑪爾伐的眼中有種奇異的光輝。華西利却憂鬱而慌亂。他們的腳陷在沙中，他們困難地走着。

“華西亞！”

“什麼？”

他向她一看，立刻又回過頭去。

“故意使你與耶訶夫爭鬥的是我。……你們本可以相安無事地生活着的，”她平靜而自在地說。

在她的說話裏沒有一點悔恨的意思。

“爲什麼你要幹那會事呢？”華西利問，靜默了片刻。

“我不明白……沒有什麼理由可說。”

她聳着雙肩笑了。

“你幹了件好事，”他激怒地說。

她是靜默着。

“你要使我失去了我的孩子，定全失去了他；你這女鬼！你不怕上帝嗎？……你不曉得羞恥嗎？……你以後怎樣呢？”

“我該怎樣呢？”她說。

一種苦悶與失望的混合在她的語氣中傳出。

“你該怎樣嗎？”華西利突然震怒地喊起來。

他覺得有種激動的欲望想將她毆打，將她跌翻了埋在沙中，踢在她的臉上和胸上。

他握住了拳向後一望。

那邊在許多大桶近旁，他望見了瑞婁耶和耶訶夫，他們的臉都在向他這邊望。

“給我滾開去，否則我將得罪你了！……”

他停住了步，當了她的面吐出咒詛。他的眼中眼青血，他的鬚鬚顫動着，他的手不自主地伸出去抓那垂在披肩上的瑪爾伐的頭髮。

她的綠玉色的眼睛看定了他。

“你該受殺戮！……只是時候還差些。早晚總有人會斷你的頭！”

她微微的笑了，但是依然沈默。然後深深地嘆了口氣，她說——

“好了。再會了！”

她迅快地別轉身，走了回去。

華西利在她的後面狂號着而且磨着他的牙齒。瑪爾伐，走着的時候試將她的腳踏在華西利所踏成的脚印中，踏進時把華西利留下的足跡都留心地毀去了。最後她走到了大桶邊，當瑞婁耶接着她問——“噯，你陪他走了一程嗎？”

她點着頭表示肯定，在他的一旁坐下來。

耶訶夫望着她，柔和地微笑，動着他的嘴唇，似乎正在向她說一些別人所聽不見的話。

“你離開他時啼哭嗎？”瑞婁耶問。

“你幾時渡海到岬角上去？”她向他問，用她頭的動作指着海。

“今晚上。”

“我陪你同去。”

“好極！……那是最好也沒有。”

“我也高興的，我要去的！”耶訶夫說。

“誰請你去？”瑞婁耶說，閉上了他的眼睛。

一隻碎鐘的刺耳的叮噠聲響起來了；那是上工的通告。那響聲震蕩在空氣中，一聲聲緊接着，似乎他們恐怕落後，或者被浪聲淹沒。

“她將請我去，”耶訶夫說。

他向瑪爾伐挑撥似的望着。

“我嗎？……我要你幹什麼？”她回答，口氣中帶着驚異。

“讓我們明說了吧，耶訶夫，”瑞婁耶說。“要是你惱了她，我要將你打成肉泥。要是你將一個指頭碰她一碰，我要壓死你像一個蒼蠅一樣。我要將你當頭一下送了你的命。我說得到做得到。”他的臉，他的全身和他的兩隻筋肉凸起的手臂嚇得耶訶夫開不出口，似乎一望而知，在實際上，殺死一個人對於瑞婁耶是極容易的事。

耶訶夫向後退着，窒息地說——

“等着！這是她……”

“住口，事情就此結束了！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可輪不到你，你這狗，來吃這隻小綿羊。要是有些骨頭擲下來給你，你還該稱謝一聲。我們的話已經完了。”

耶訶夫望着瑪爾伐。她的綠玉色的眼睛在那樣使他傷心地笑着，而且她那樣撒嬌地和瑞婁耶親暱着，使耶訶夫覺得渾身流汗。

他們並着肩走去，一會兒兩個人都笑出聲來。耶訶夫將他的右脚用力踏進沙裏，這樣地站在那兒他的身體向前俯出，他的臉紅着，他的心跳着。

遠遠的沙灘消融去的波紋上，一個細小的人形的輪廓正在移動；他的右邊照着太陽和有力的海，而他的左邊，遠在地平線，是黃沙，只有黃沙，平滑的，廣漠的而且靜寂的。耶訶夫望着那個孤獨的人而霎着眼睛，眼中已是飽含了淚——恥辱和可悲的茫漠的淚——而用他的兩隻手一齊狂擦着他

的胸。

漁場上，工作正在敏捷地進行。耶訶夫聽得那
深沈的悅耳的瑪爾伐的聲音，發怒般說——

“誰將我的小刀拿去了？”

水浪波動着，太陽照着，海笑着。

一九二九年二月付印

一九二九年四月發行

1—2000

每冊實價三角五分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